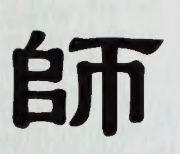


師律

師律卷之十四上目録

險阨第十四上

目録

師律卷之十四上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險阨第十四上

小序

自古帝王立國、必有防維、防維必倚險阨、夫所謂險阨者、山川丘陵關鎮是已、不失其可據、即足以禦侮。則美哉河山之固、亦安見非所急也。哉。雖然此分封割據之所依也、今天下同輿、八荒一軌。凡屬血氣之倫。咸圍保固中。又何所用其險阨耶。惟邉海兩大防實四

夷侵犯之限長江數千里為盜賊出沒之區而邊有山墻海有巨颶江有會哨未嘗無險可恃然所以鞏固之道更在鎖鑰得人則延袤皆成金湯蓋我先立一長城備禦既完扼塞又固海波自不敢揚胡塵自不敢蕩江濤自不敢吼平衍有堅城之限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倘不求鎖鑰之賢嚴覈功罪之實使

朝廷恩澤通于行伍之間

國家威聲達于邊國之外而徒曰險已阨也阨已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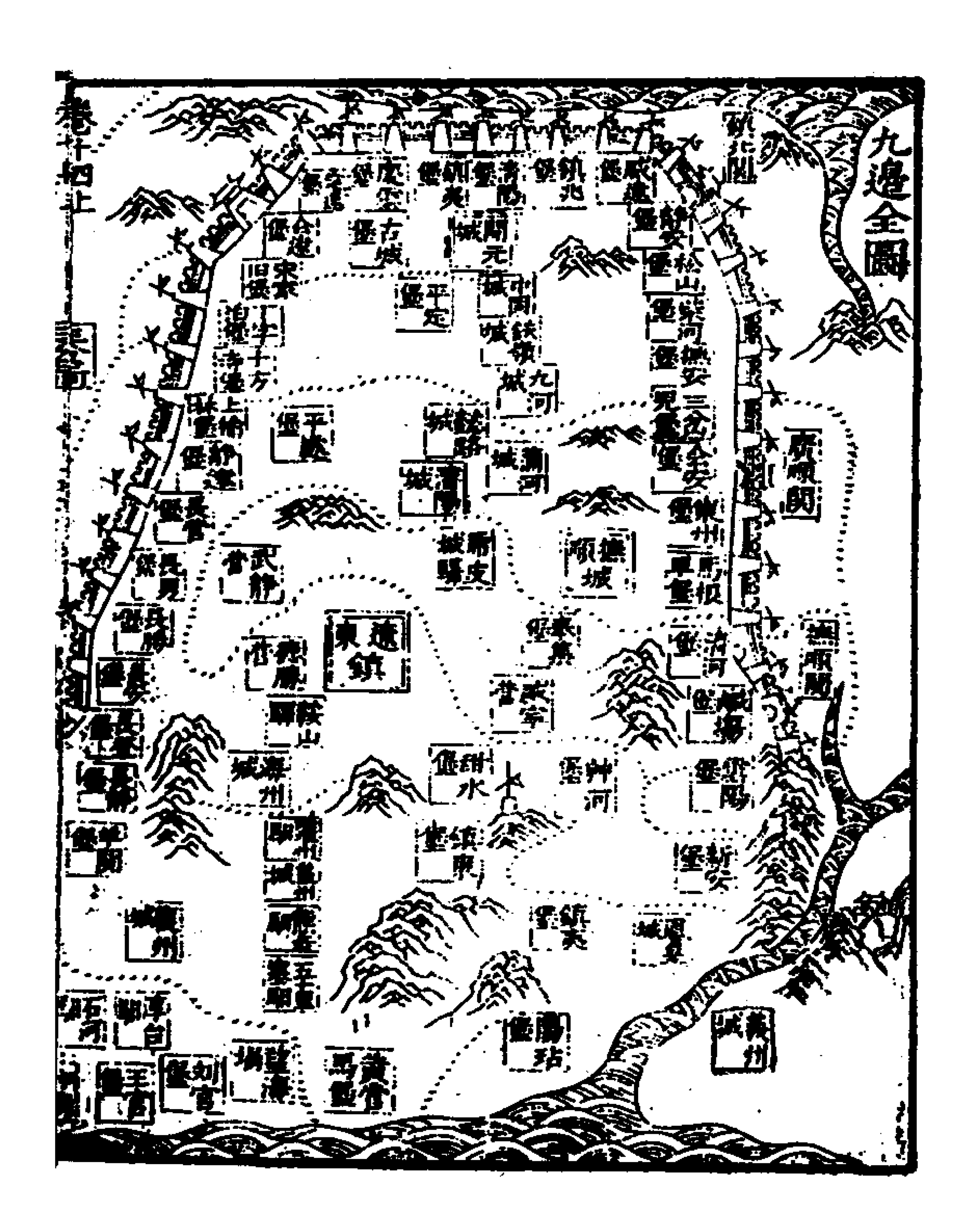
也吾未見其利賴果何似也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旨哉其言乎

九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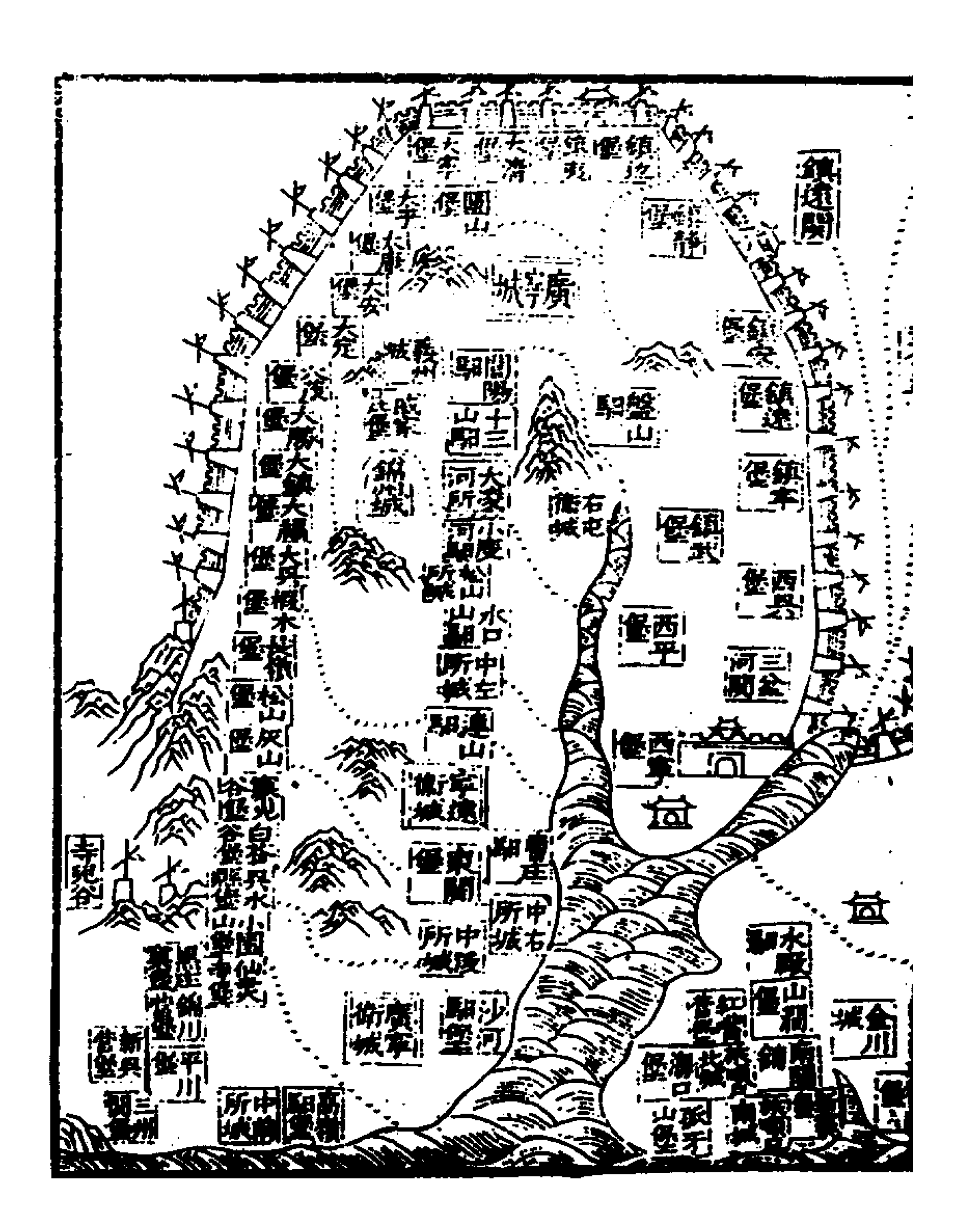
女直
朝鮮
鴨綠江
開元
瀋陽
遼陽鎮
三岔河
廣寧鎮
蒙古行營
朵顏三衛
山海關
建州
喜峰口
山
遵化
古北
居庸關
保定鎮
易州
紫荊關
倒馬關
獨石
宣府
龍泉關
大同
左衛
雁門關
山東都司
濟寧
河道
安東
徐邳
河南都司
嵩縣
淮安
日本
揚州
南京
下防江
上防江
蘇松
杭州
寧台
江西都司
建寧行都司
福州
大琉球
小琉球
大帽賊
贛州
南安
漳泉
潮惠

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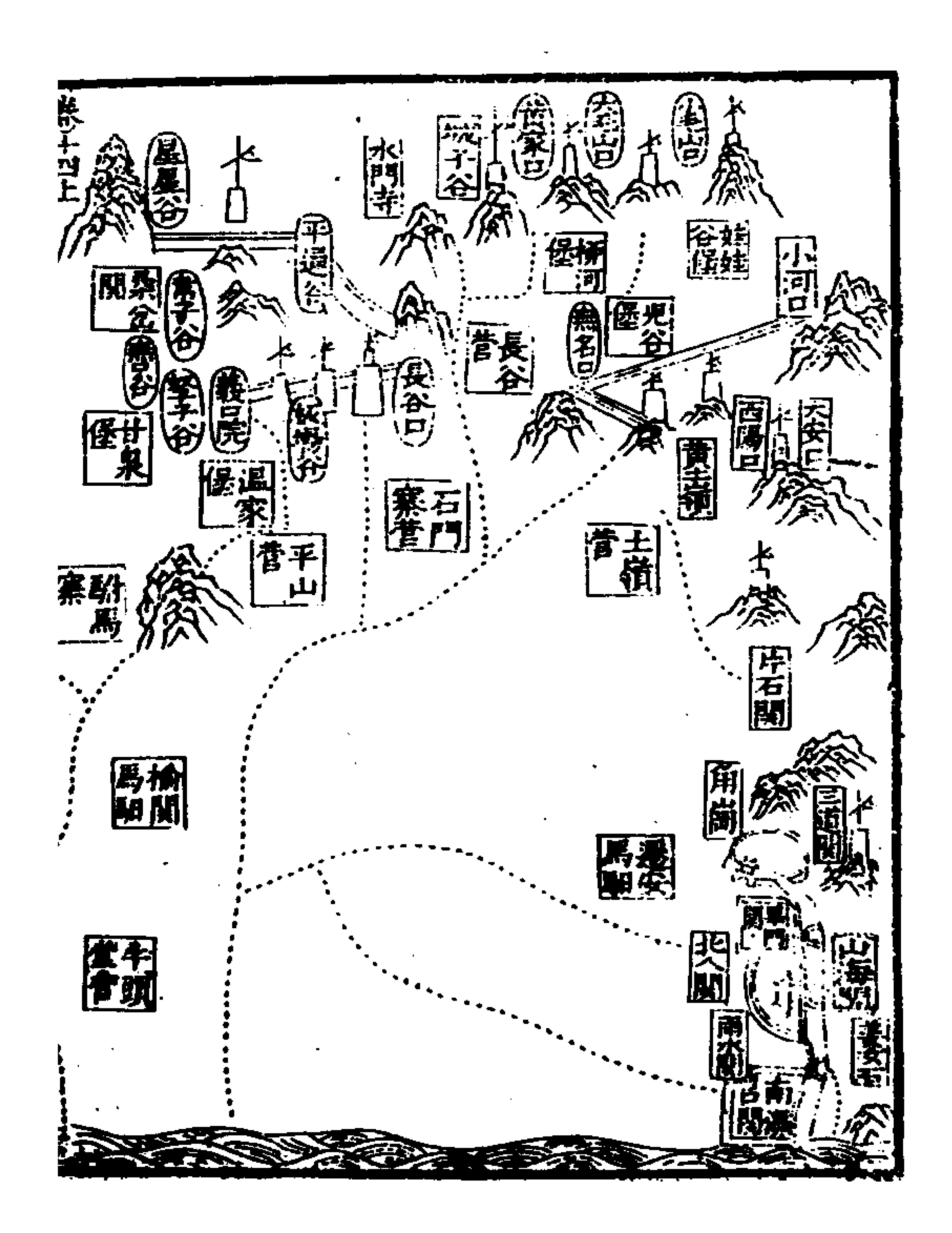
東勝
紅山
河套
榆林鎮
寧武關
偏頭關
山西都司
黃河
綏德
延安
慶陽
定邊營
花馬池
固原
寧夏鎮
中衛
鳴沙
赤不口
古浪
莊浪衛
涼州
西寧
甘州鎮
高臺
肅州
嘉峪關
蘭州
靖虜
河州
西番
洮州
陝西
西固
階
文
羌族
盧氏
毛葫
鄖陽
督府
東西
鄉流民
四川
都司
松潘
岷山
小河
綿州
茂州
安縣
威州
黎州
雅州
常德府
辰州
沅江
廣西都司
道州
貴州
都司
建昌
行都事
廣東
都司
雲南
都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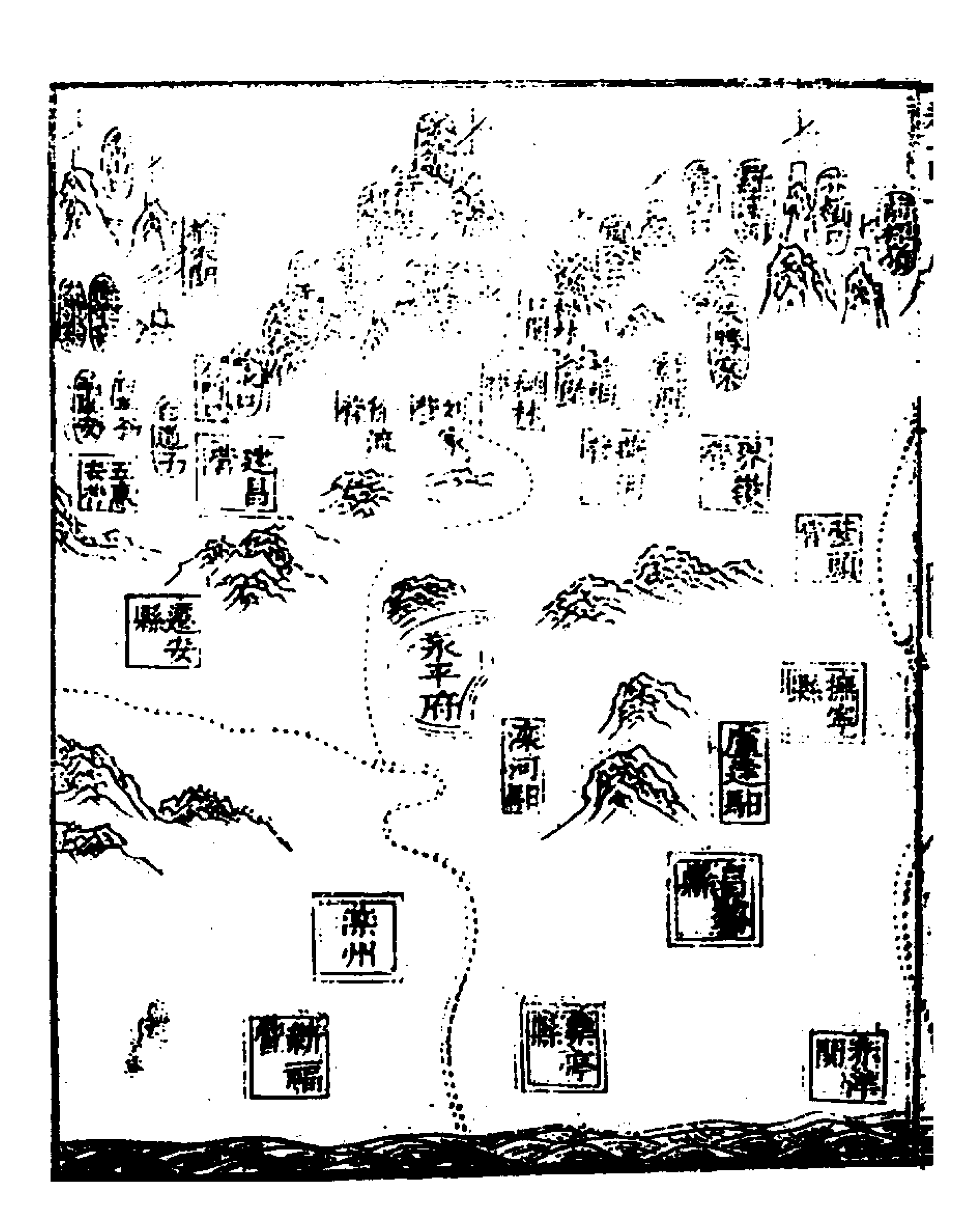


九邊全圖
遼東鎮
鎮北關
廣順關
撫順城
瀋陽城
蒲河城
鐵嶺城
平虜堡
武靖營
鞍山驛
海州城
甜水堡
鎮東堡
靉陽堡
新安堡
湯站堡
義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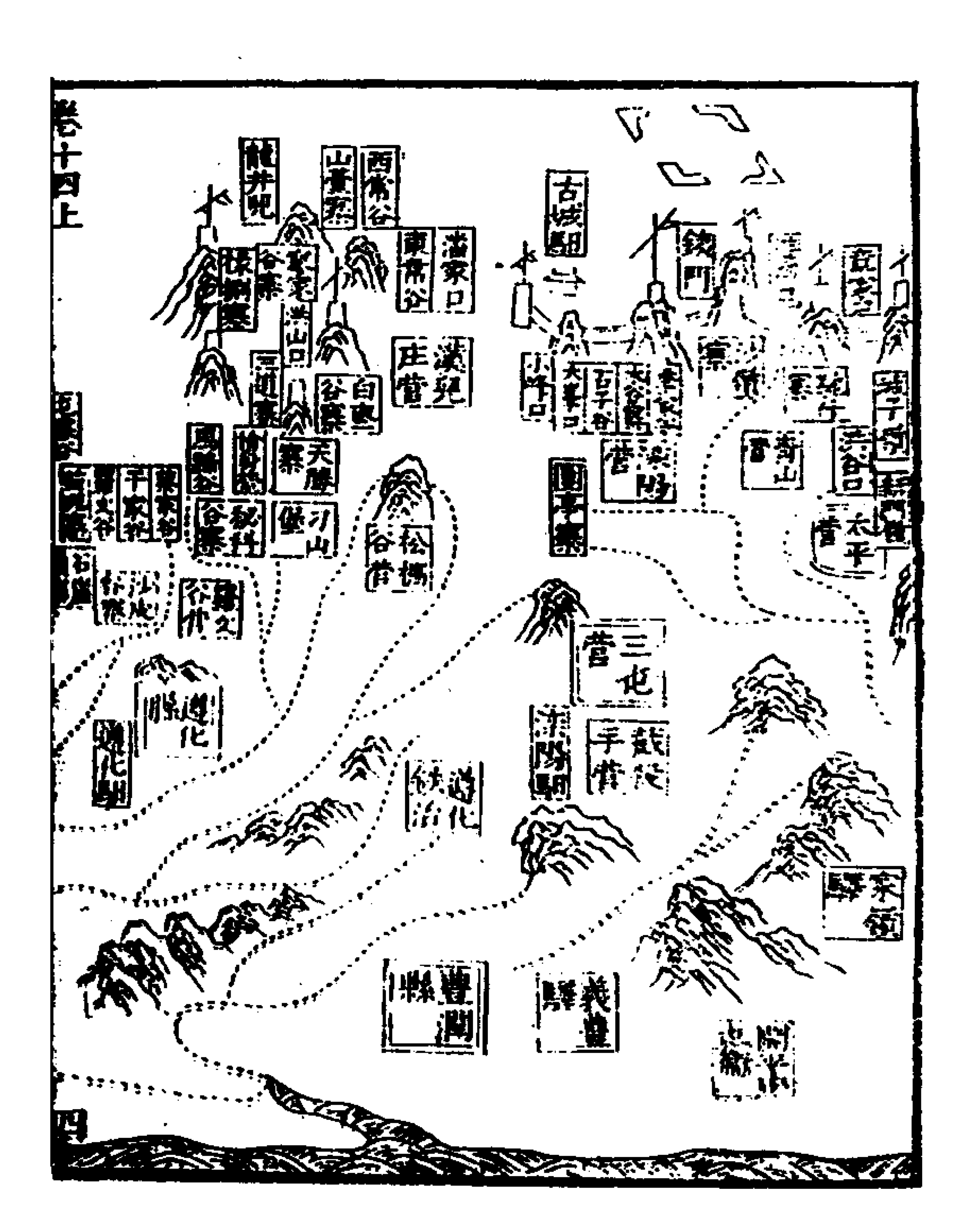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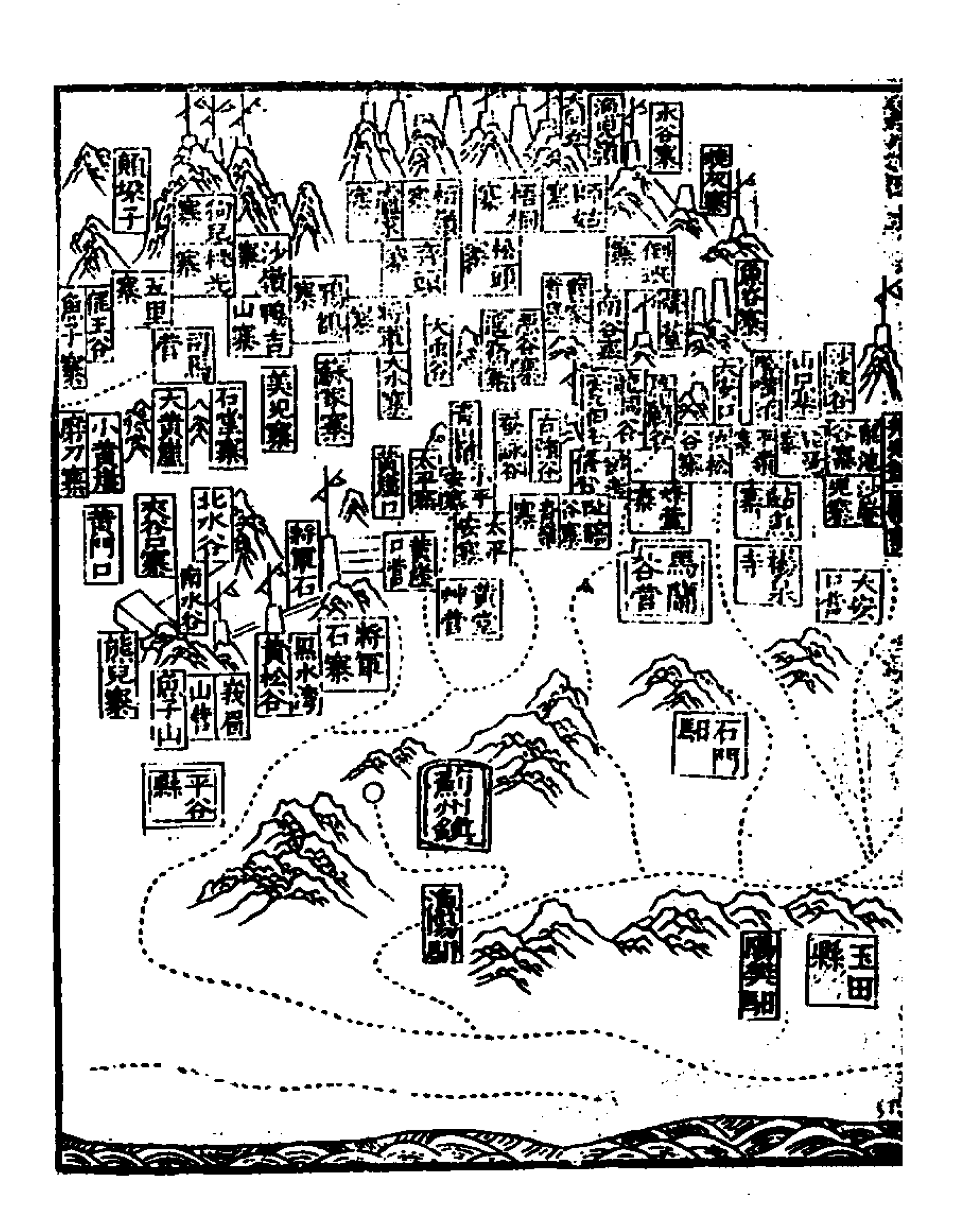
鎮遠關
廣寧城
盤山驛
閭陽驛
十三山驛
鎮靜堡
鎮安堡
鎮遠堡
鎮寧堡
鎮武堡
西興堡
西平堡
三岔河關
西寧堡
右屯衛城
東關堡
中右所城
中後所城
沙河驛
金川
寺兒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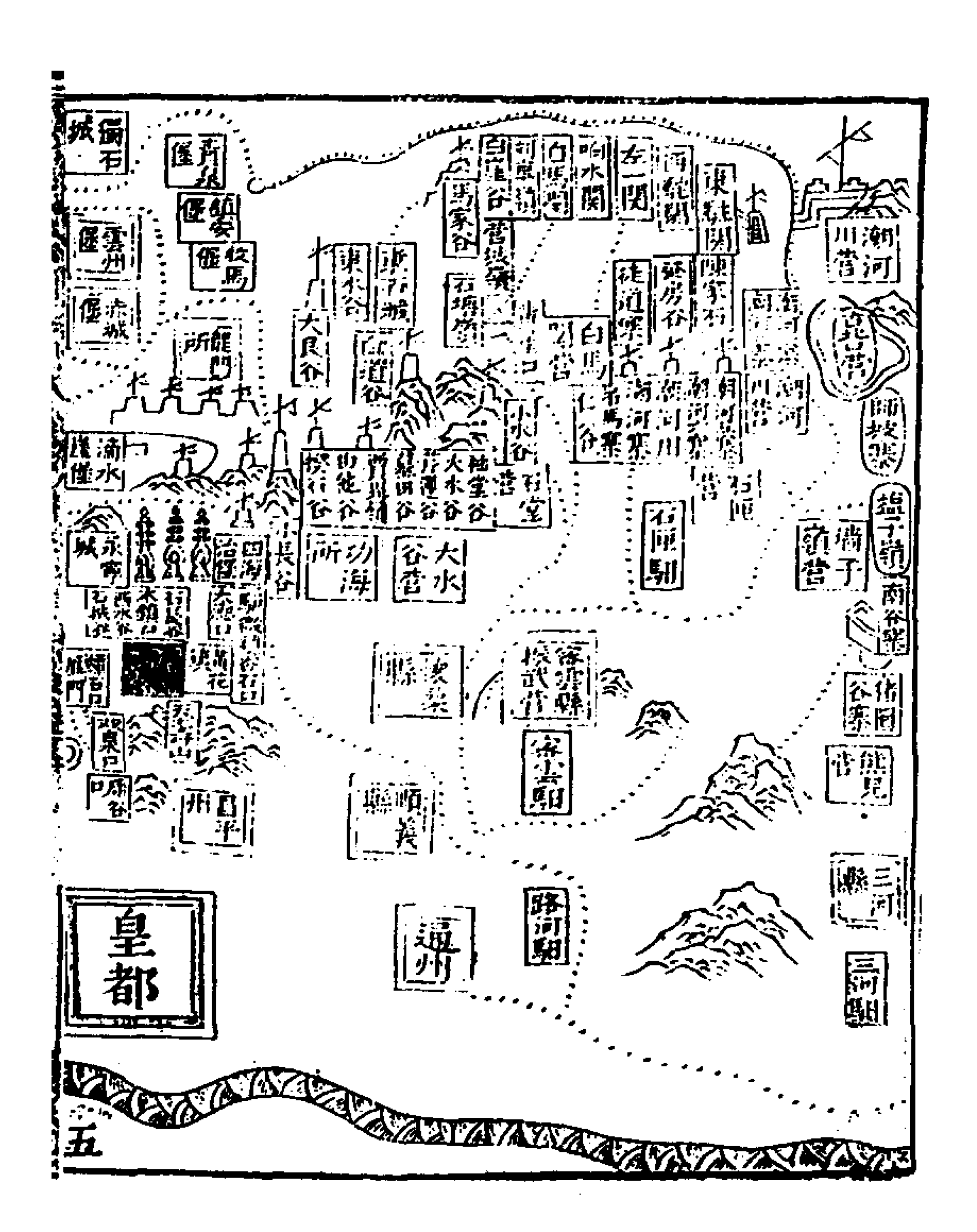


遷安縣
建昌營
永平府
灤河驛
撫寧縣
灤州
昌黎縣
樂亭縣
新橋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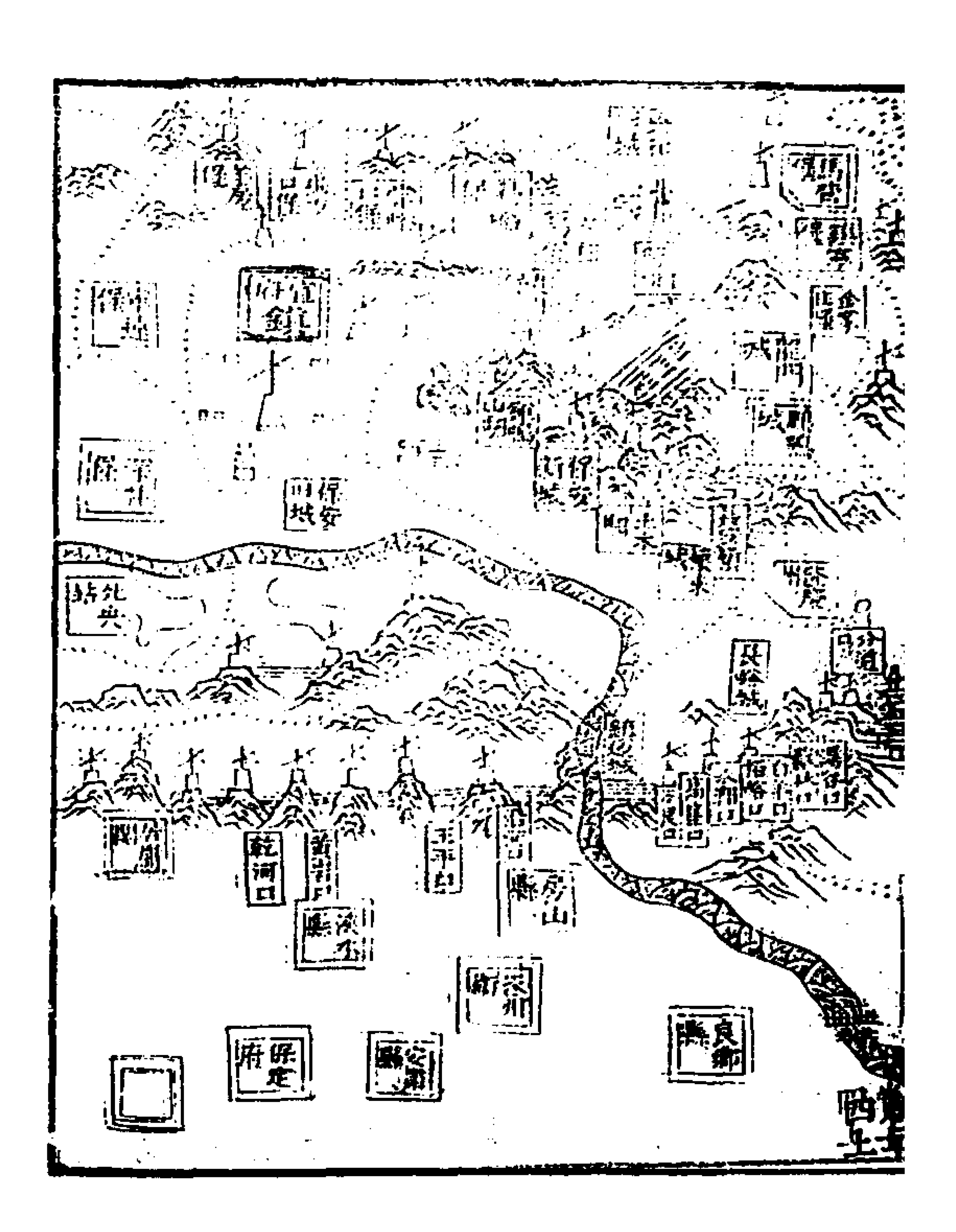

龍井兒
西常谷
潘家口
東常谷
洪山口
漢兒庄營
刀山堡
松棚谷營
古城關
鐵門
青山營
團亭寨
三屯營
遵化縣
遵化驛
遵化鐵冶
豐潤縣
義豐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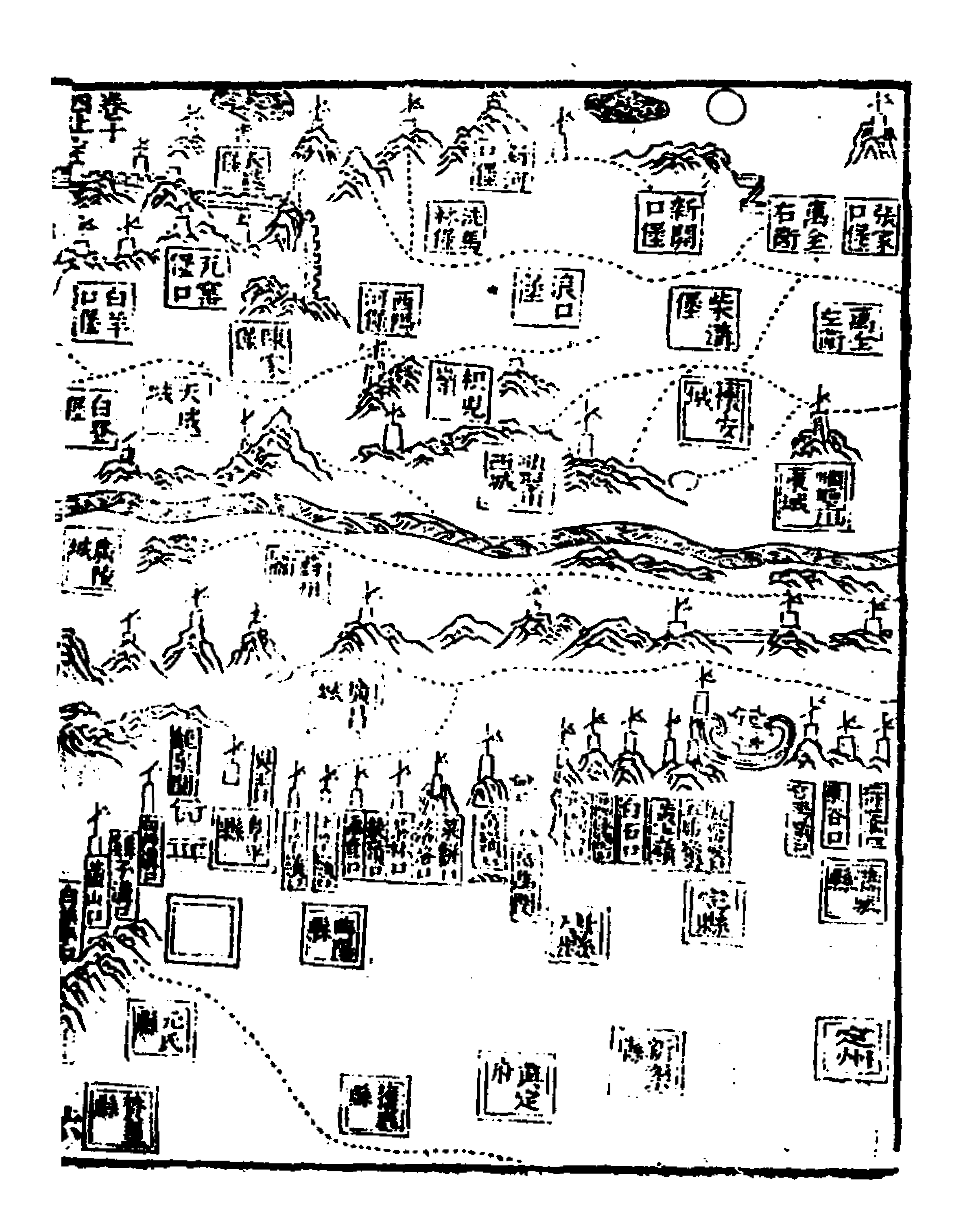
水谷寨
美兒寨
大黃崖
小黃崖
黃門口
北水谷
南水谷
將軍石
熊兒寨
黃松谷
黑水灣
將軍石寨
黃崖口營
太平
馬蘭谷營
石門驛
薊州鎮
平谷縣
漁陽驛
陽樊驛
玉田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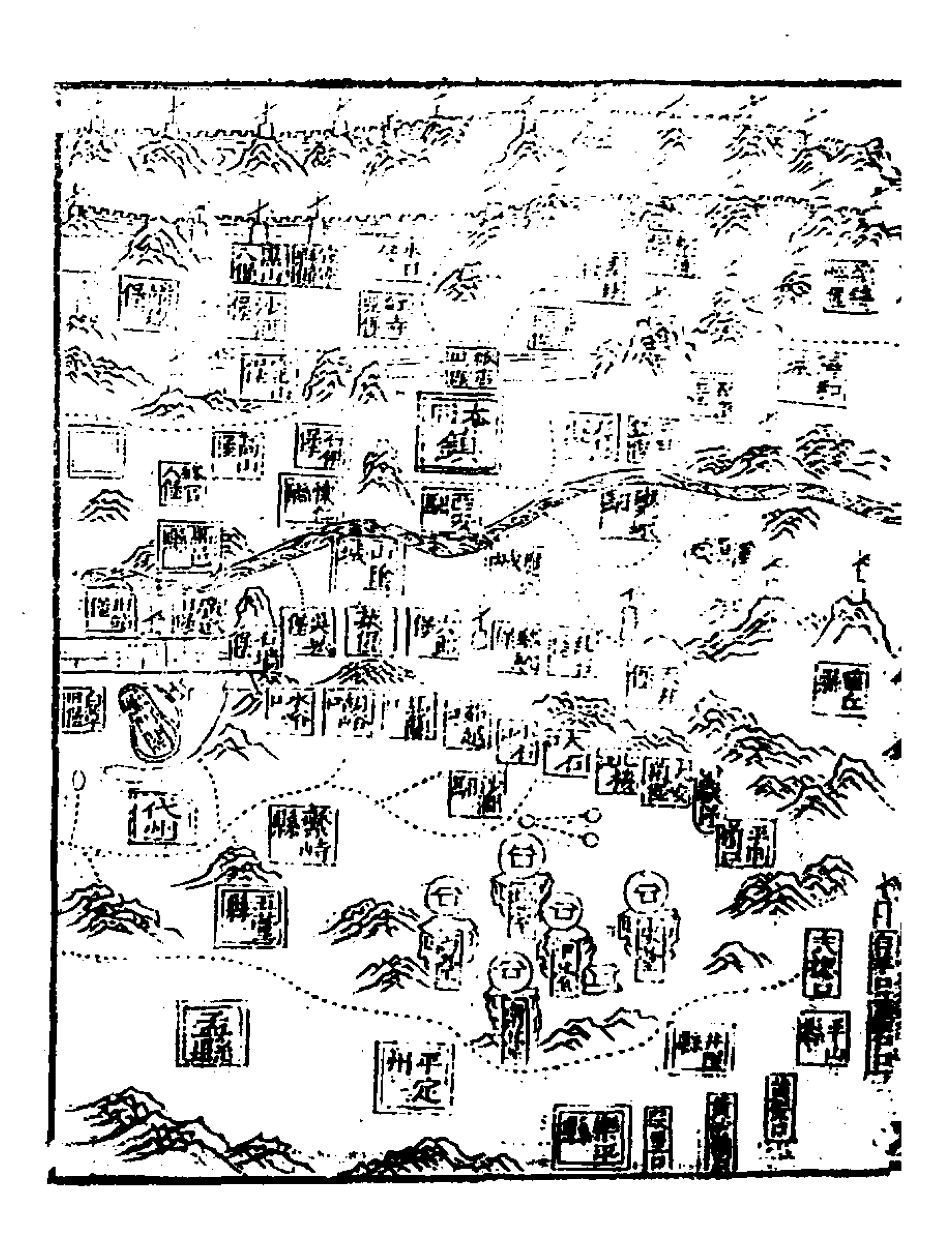
皇都
通州
順義縣
潞河驛
三河縣
三河驛
昌平州
懷柔縣
密雲縣
古北口
石匣
石匣驛
潮河川營
牆子嶺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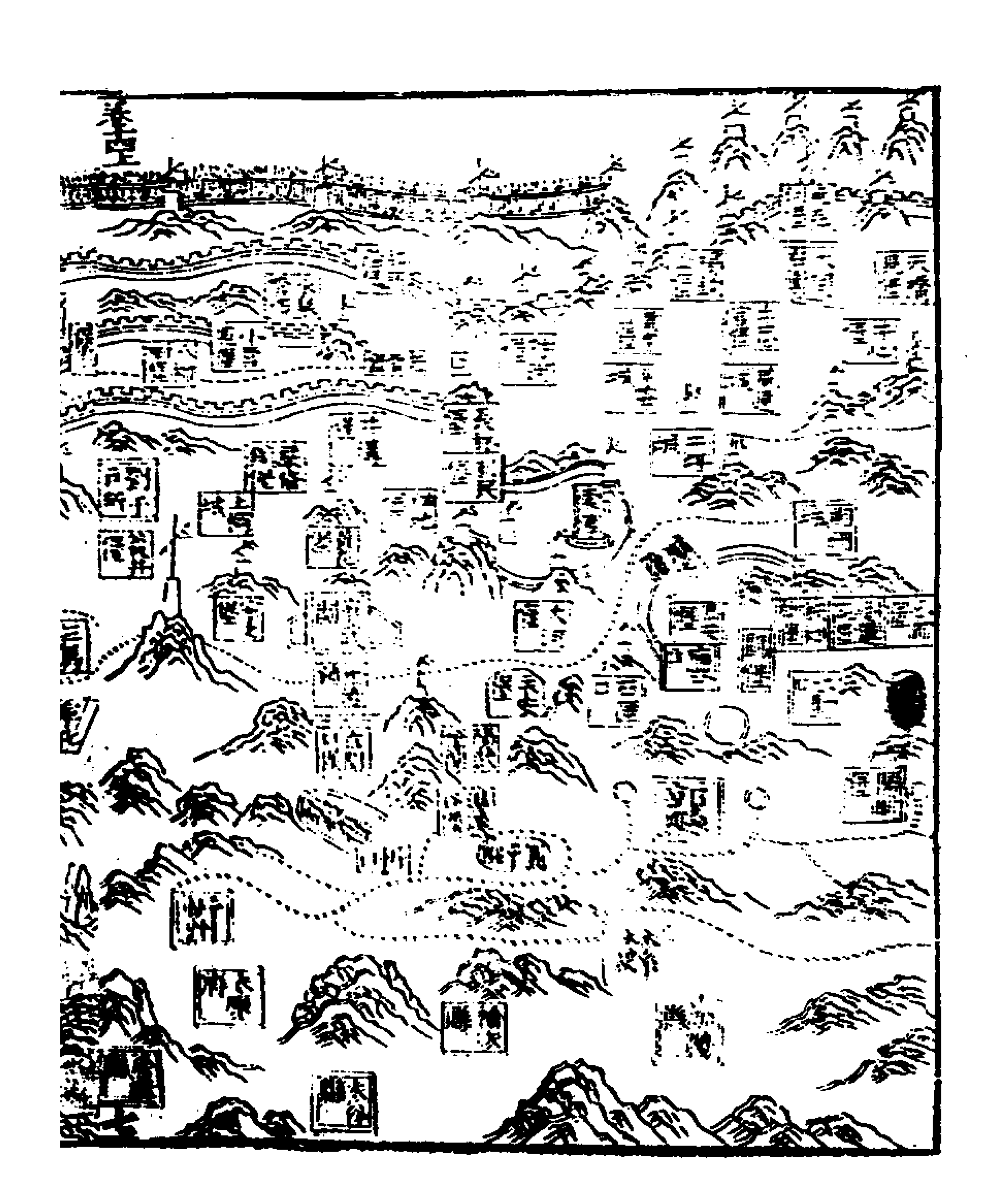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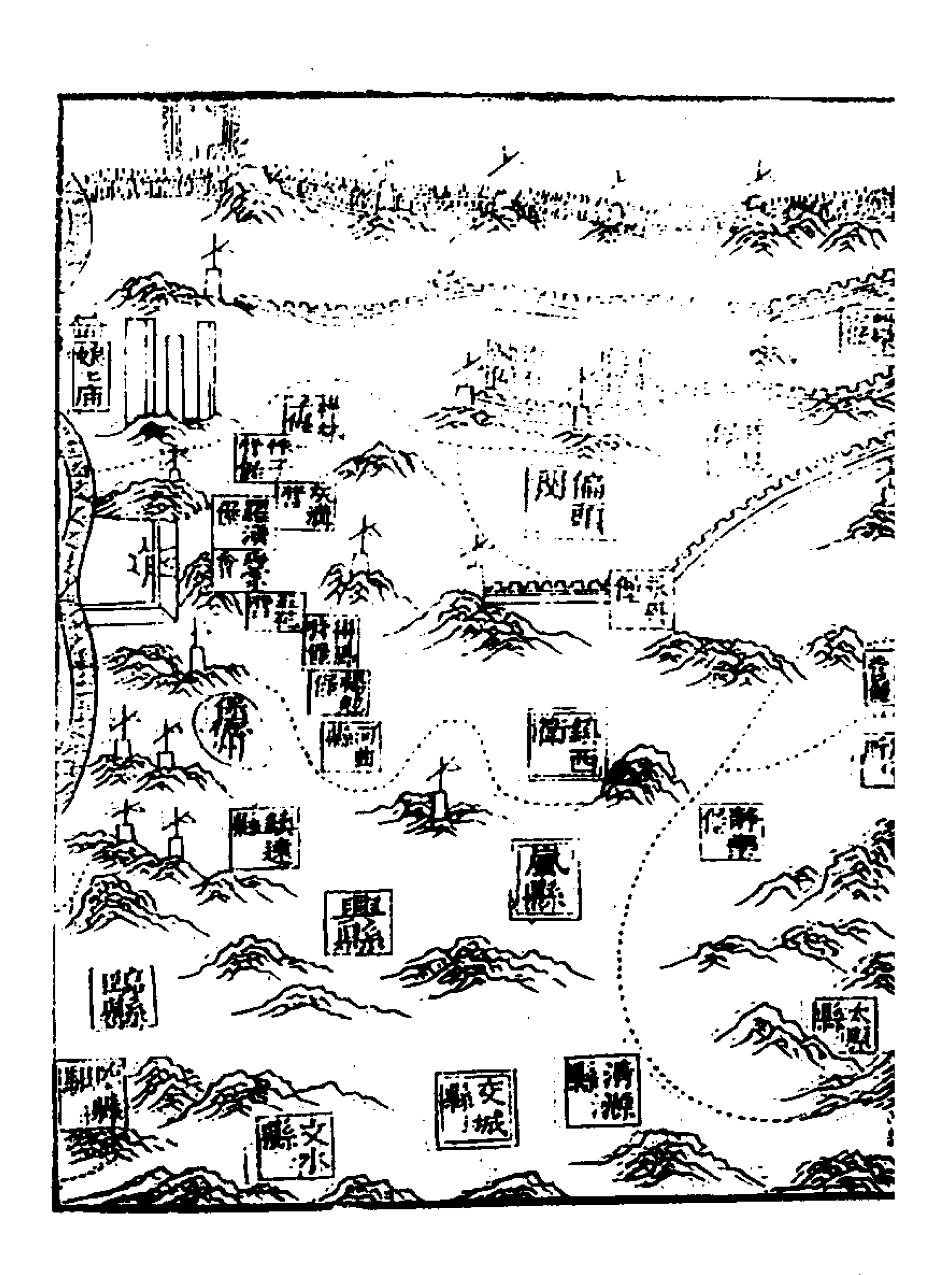
保定府
良鄉縣
涿州
房山縣
淶水縣
乾河口
保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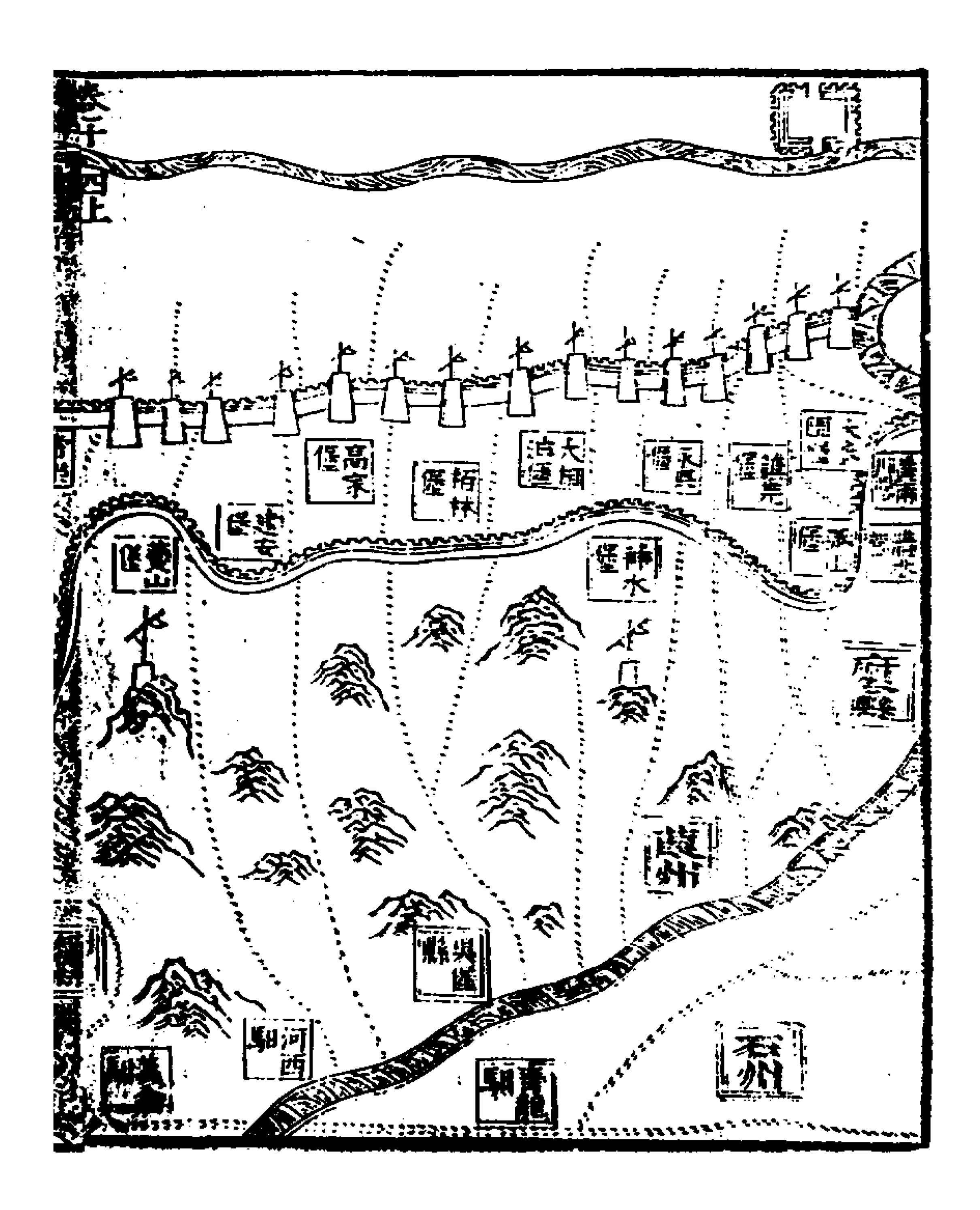


新開口堡
張家口堡
萬全右衛
萬全左衛
柴溝堡
洗馬林堡
西陽河堡
白羊口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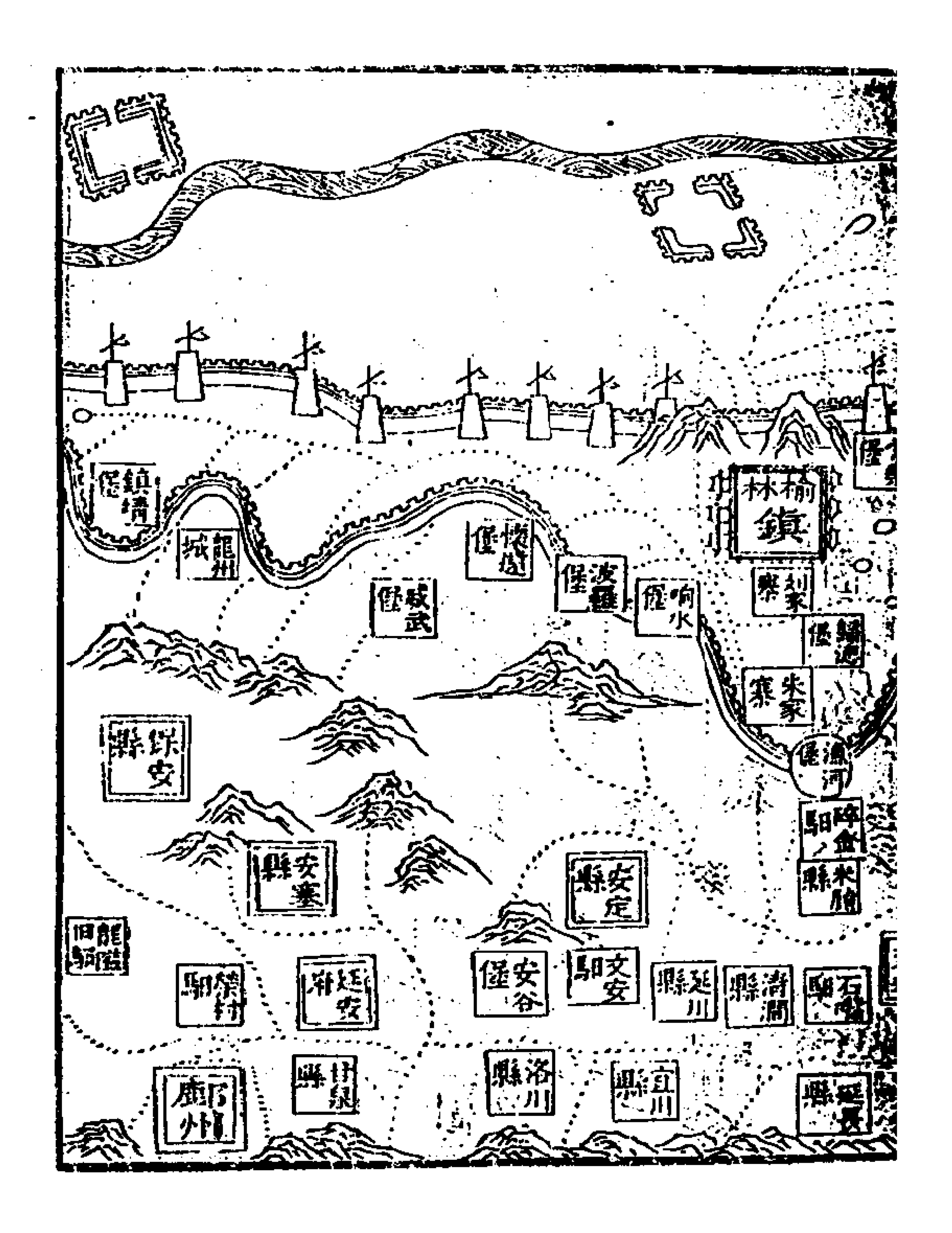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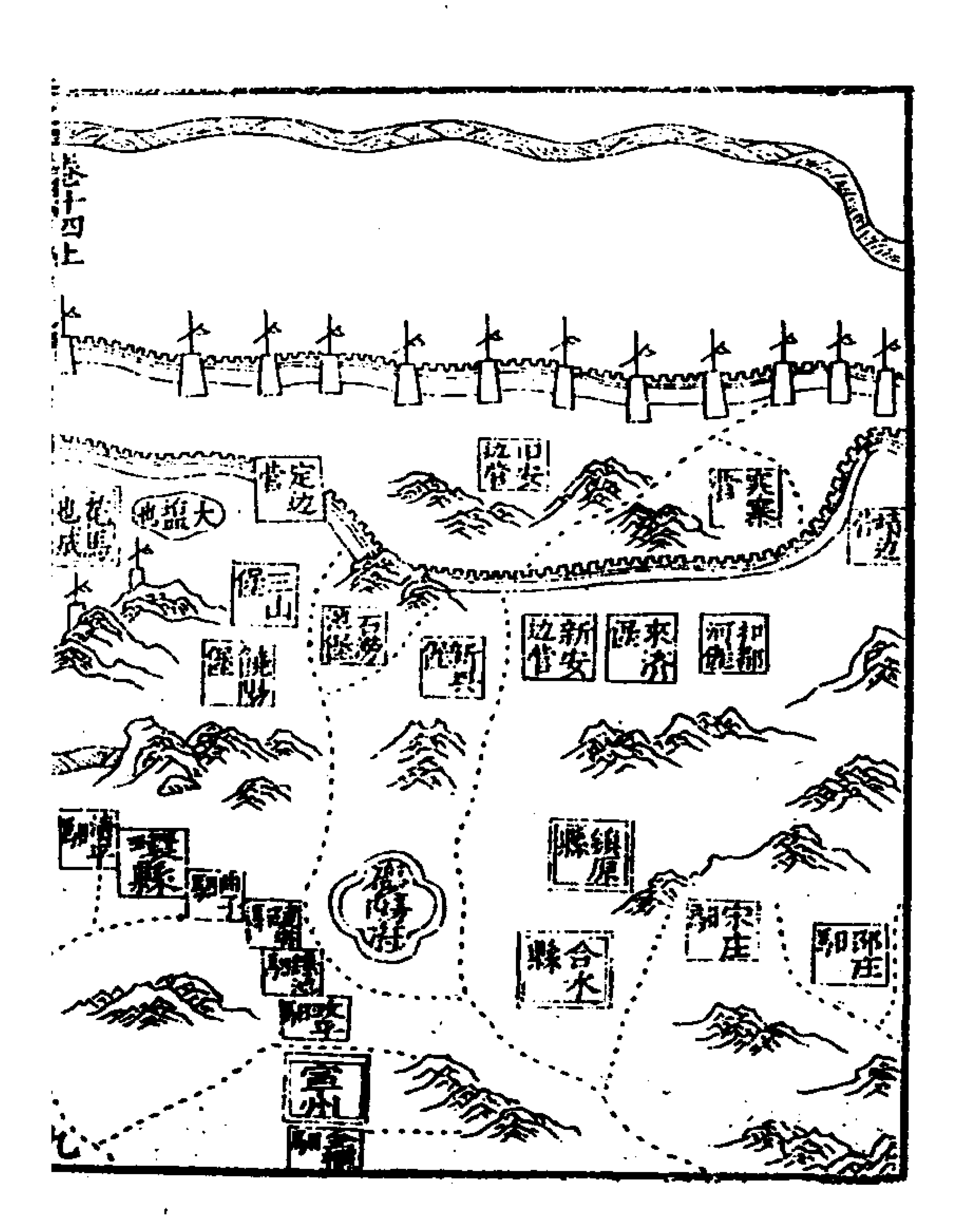

偏頭關
鎮西衛
河曲縣
嵐縣
興縣
臨縣
文水縣
交城縣
清源縣
太原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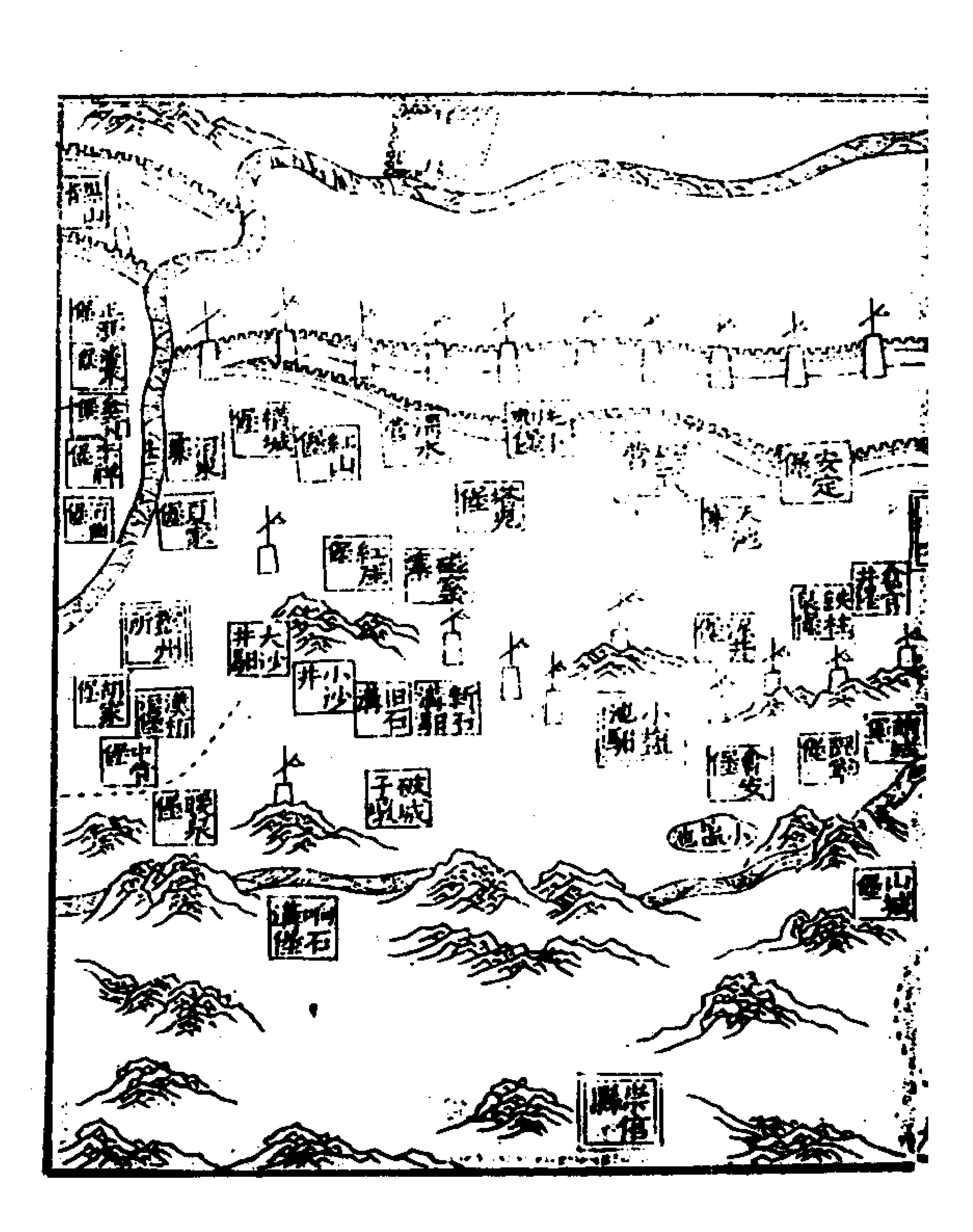
高家堡
柏林堡
大柏油堡
永興堡
鎮羌堡
建安堡
雙山堡
神木堡
葭州
吳堡縣
河西驛
青龍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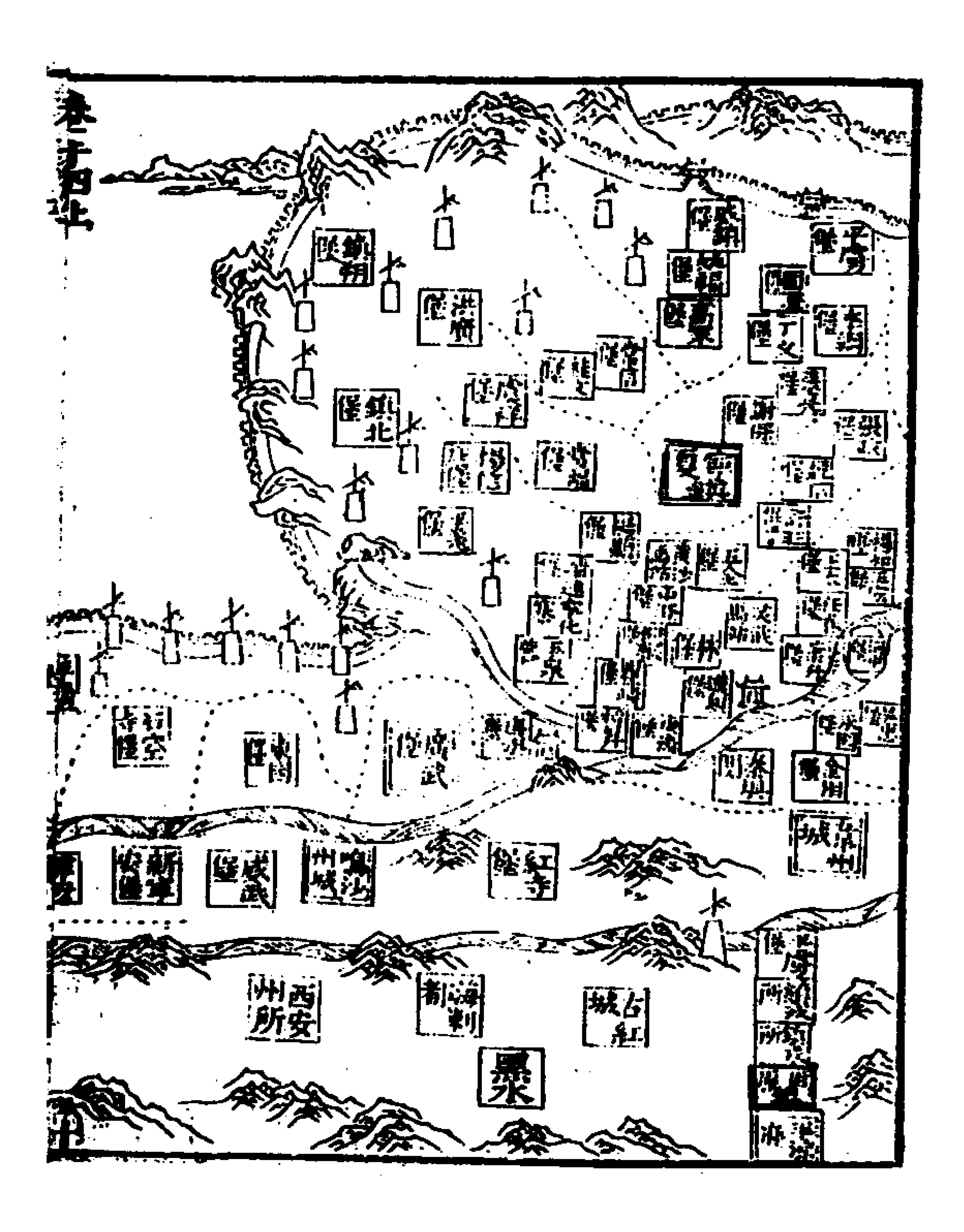
鎮靖堡
龍州城
懷遠堡
威武堡
波羅堡
響水堡
榆林鎮
歸德堡
朱家寨
魚河堡
碎金驛
米脂縣
保安縣
安塞縣
安定縣
文安驛
延川縣
清澗縣
延安府
洛川縣
宜川縣
甘泉縣
延長縣
鄜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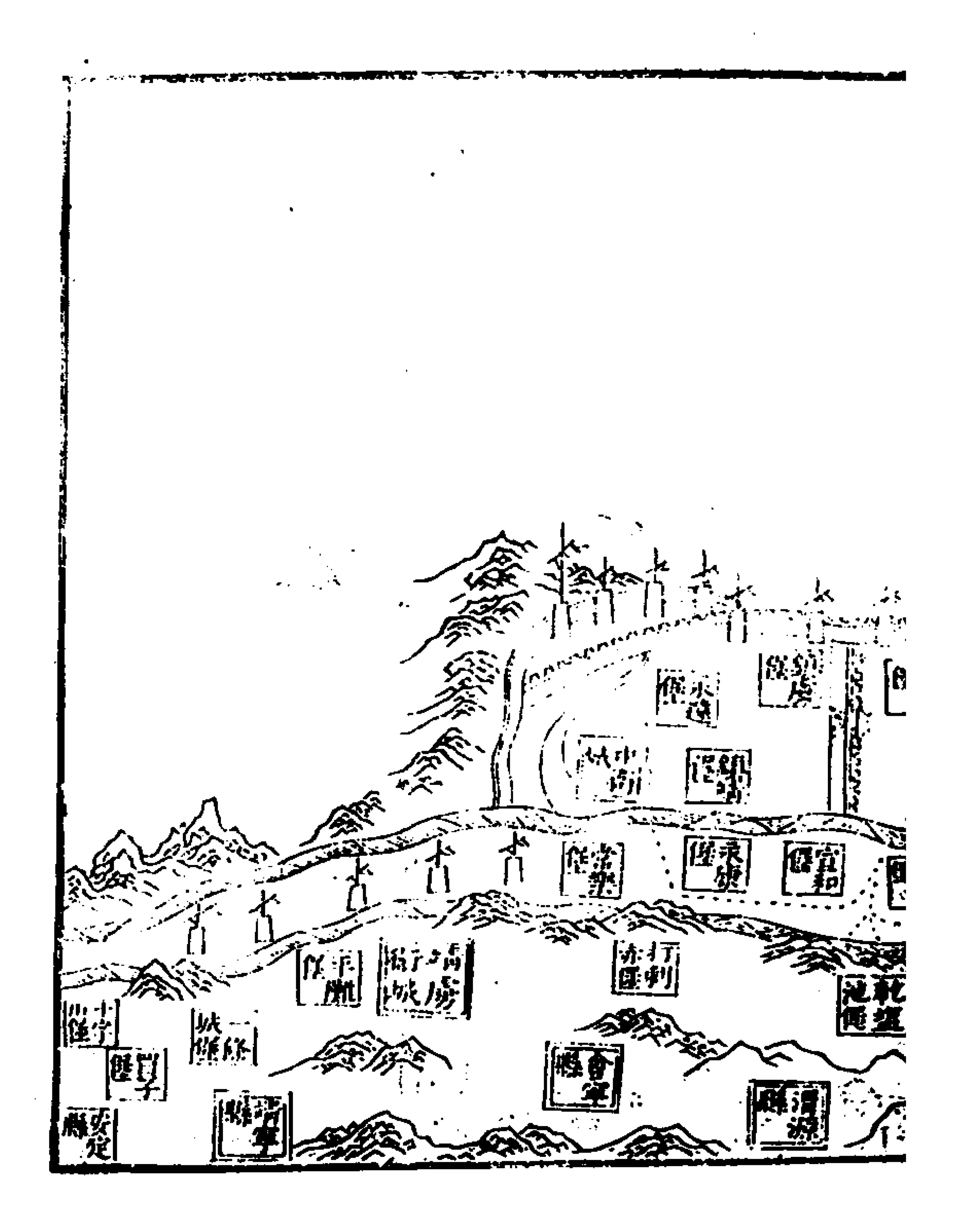


卷十四上
定边营
大盐池
三山堡
新安边营
镇原縣
合水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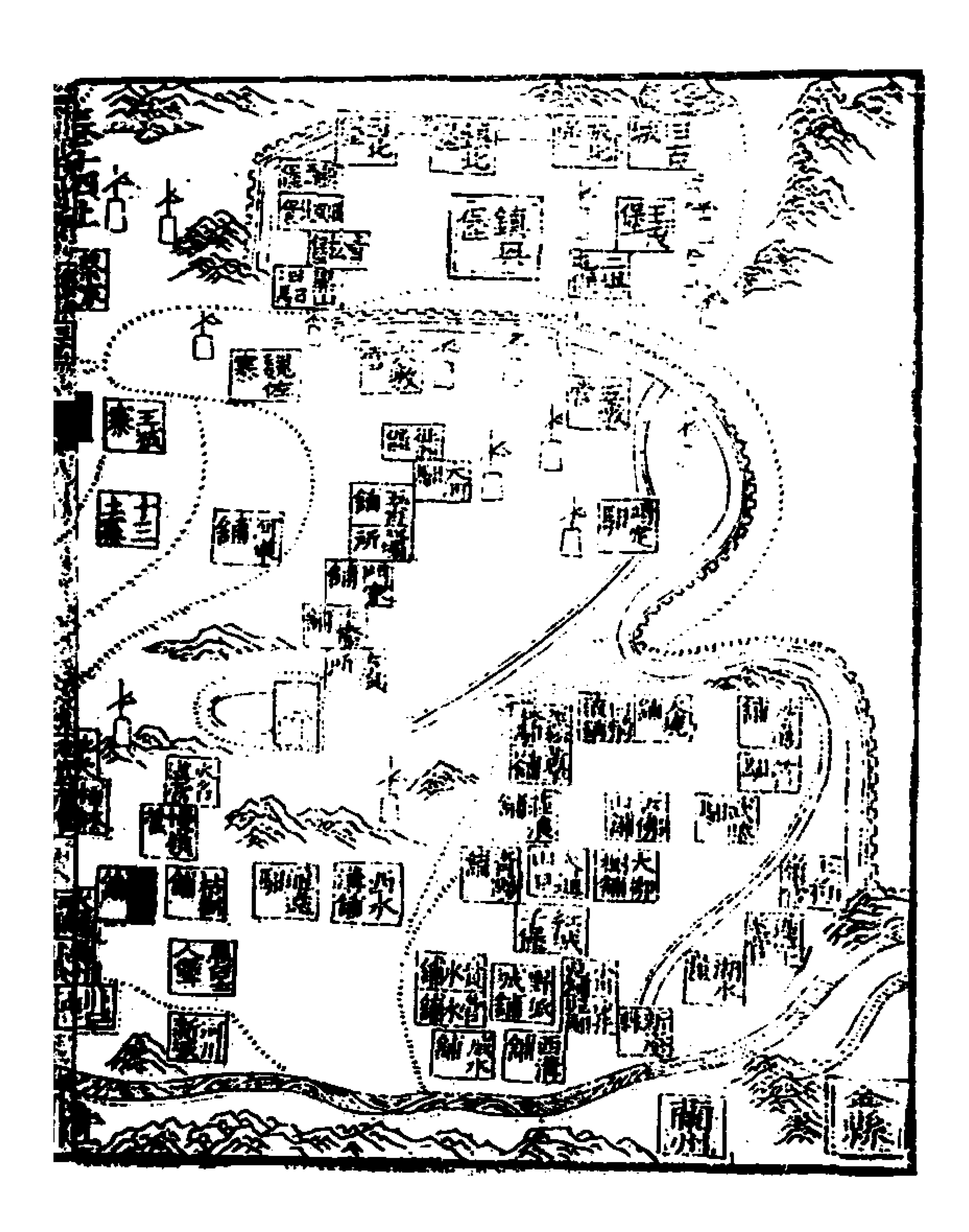


安定堡
紅山堡
清水營
橫城堡
磁窯寨
大沙井驛
小沙井
旧石溝
破城子
小鹽池
山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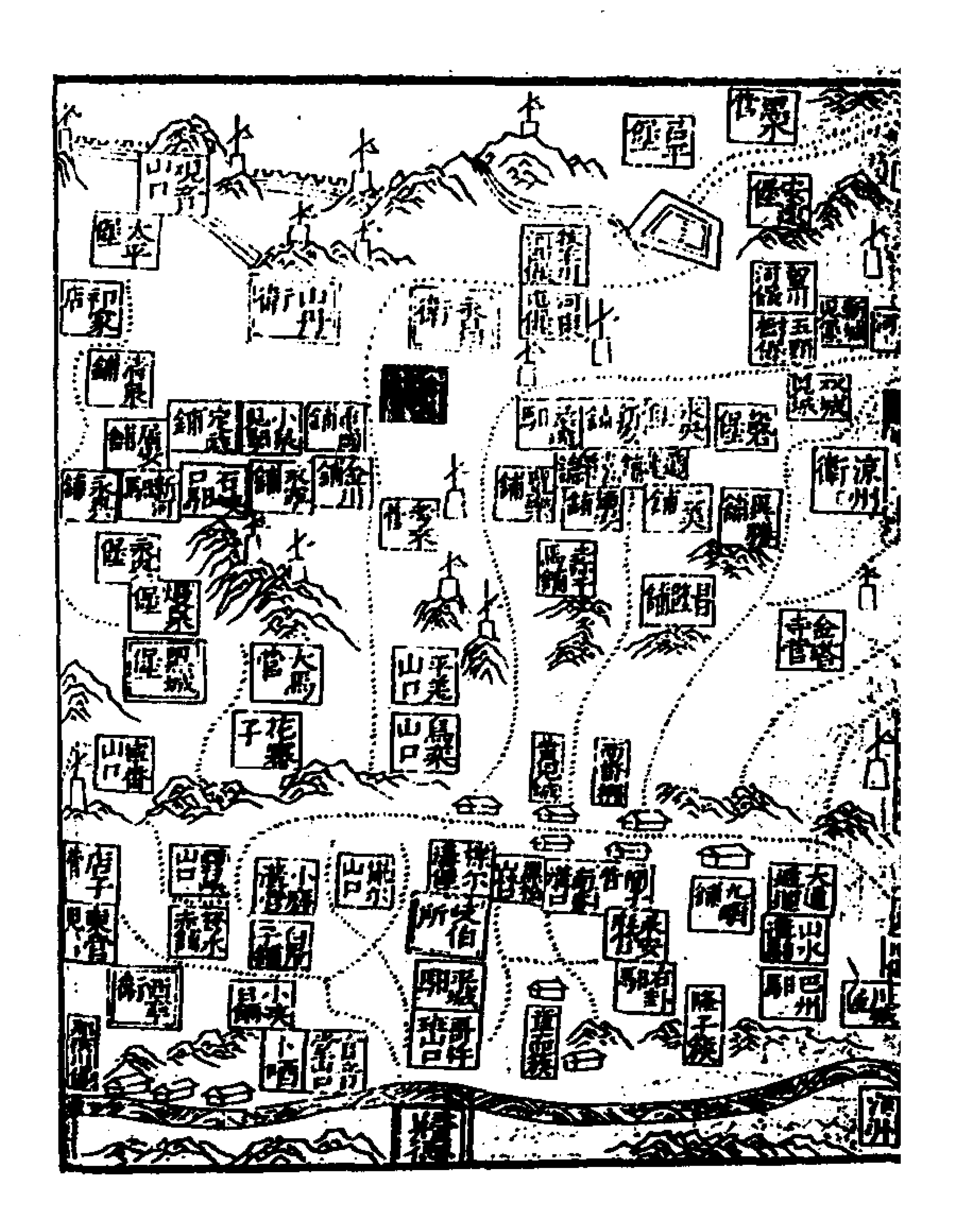

鎮朔堡
洪廣堡
鎮北堡
威武堡
鳴沙州城
紅寺堡
西安州所
海喇都
紅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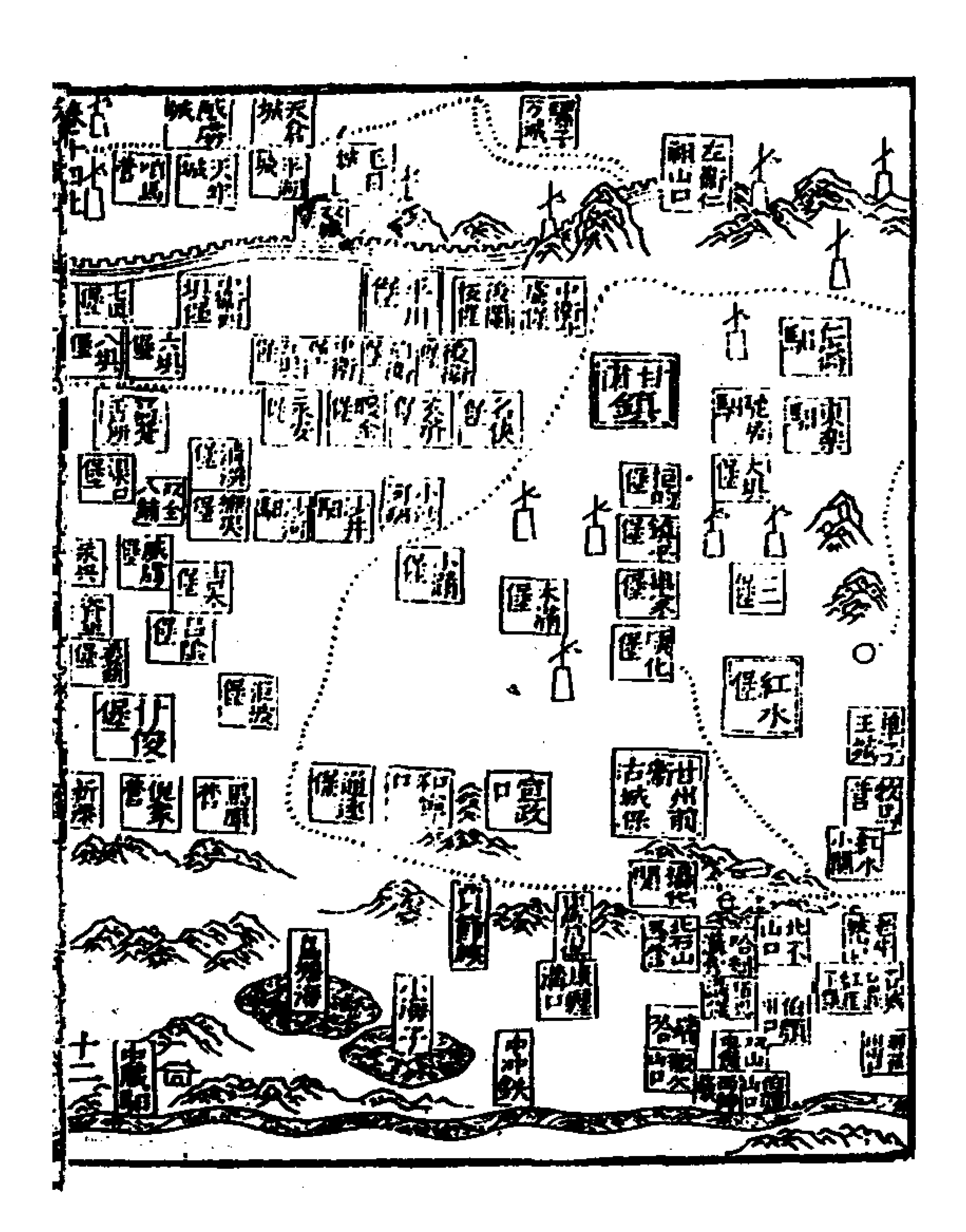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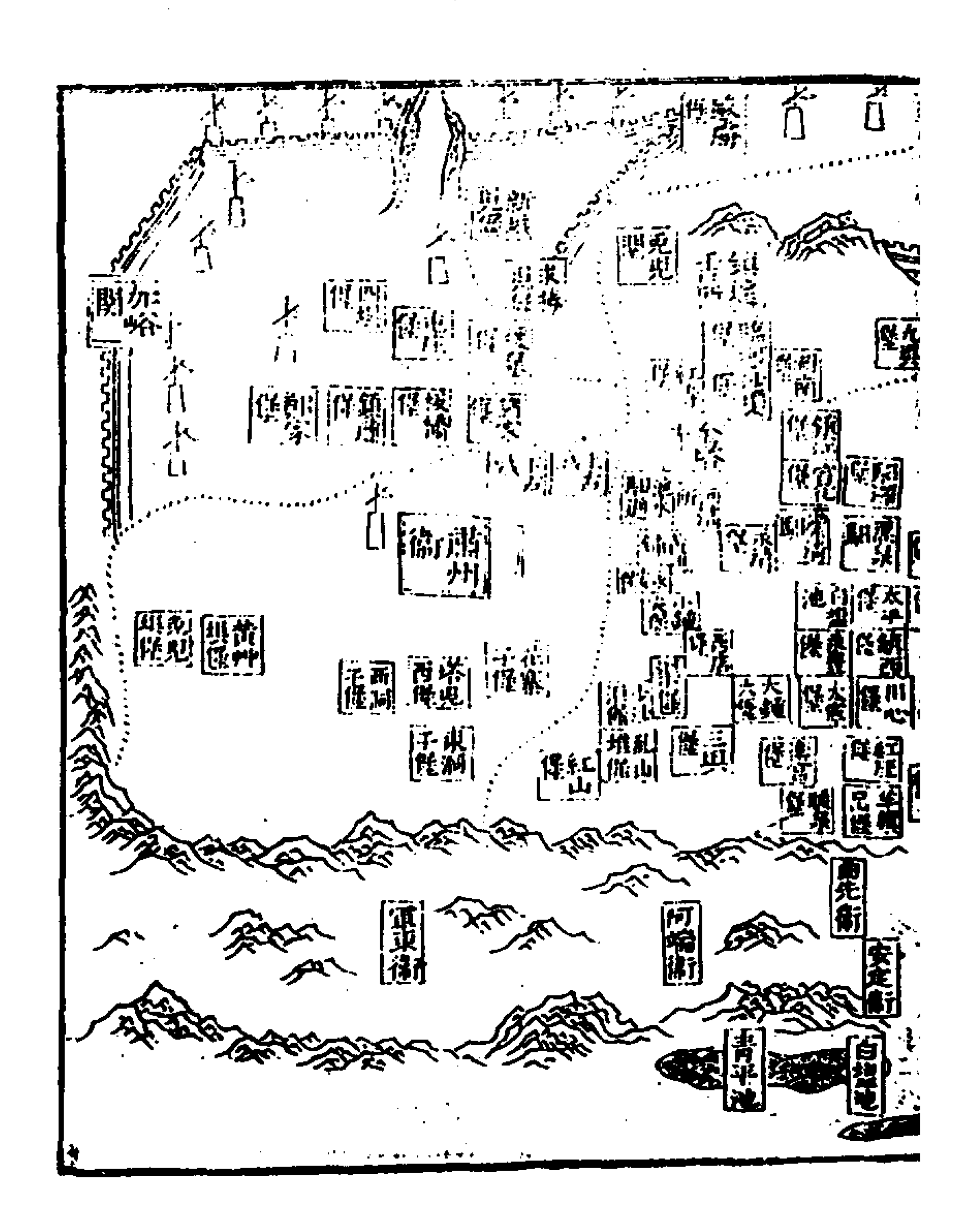
安定縣
會寧縣
渭源縣
打剌赤堡
永康堡
宣和堡
乾鹽池堡



蘭州
金縣


太平堡
清泉鋪
平羌山口
花寨子
涼州衛
巴州驛


甘肅鎮
紅水堡
平川堡
永安堡
甘州前衛
十二



肅州衛
罕東衛
阿端衛
曲先衛
安定衛
青平海
白海

邊防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哉言乎歷代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扼走集而掌固司險舉不廢職迨其季世冠帶之國七燕趙秦逸胡始築長城拒守秦并六合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築亭障足爲後世驅胡資漢築朔方唐塹五原鬻武東漢宅雒已失全險宋捐燕雲卒焉斬祚我 太祖迅掃胡元爰懽旣竄受

猷再遁。永樂三駕虜庭。阿魯台奉款。而邊防之制。視古特詳。太祖既定天下。即建故都設北平都司。永樂因奠鼎爲今都。尿山負瀕固擬於崤函。本太行鴈門諸山。塞垣聯絡險繇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若抱若拱。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未稱鎮。薊昌稱鎮。自嘉靖虜警時所建置者也。國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

增修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兀良哈𢁒靖難功。畀以大寧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縣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興營諸衛於畿甸。循居庸左轉爲漁陽[redacted]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鎮遼東孤懸千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所於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

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兵鎮焉。宣府漢上谷。大同漢雲中也。

國初設衛開平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後大寧弃廢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鎮獨石。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虜患特鍾。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城必

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一人，即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廑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内經大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濆，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即唐

徙鎮榆林勢短節險未爲失策不得泥漢唐時事

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墻成化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強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聯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成化已前虜患當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備遞年修治墻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淸水興武花馬池各營尤稱

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靖虜一面備胡平固安會之區號爲無事自火篩入寇後遂當虜衝即使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爲唇齒近又於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階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箠難及矣其自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五年下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

限緜莊浪邊南三百餘里為湟中地今置西寧衛緜涼州邊北二百餘里為姑藏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于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河外薄於沙漠而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西遮西域南蔽羌戎北捍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　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為徼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於此矣每邊各繚以城堡限以垣墻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

督薊鎮城堡二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灤河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路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邊東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隆慶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空心敵臺兩臺之間磚與亂石為墻臺墻相連以便固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移衛治

倉學于寬奠堡保。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使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荆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嘉靖中令自東路起四海冶、鎭南墩、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幾七百里、創修石墻、添設墩臺、又自四海冶、逦南、渤海所逦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挑修邊濠、甃造營房砌獨石

馬營二城又北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夷靖胡堡大衙口止建設外邊一道益以墩臺東北二路有邏道互相應援且拓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墻衝口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地方自蕨菜茆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添設磚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

七百一十處延綏邊墻六百七十一里墩臺墩
院寨城共九十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冰洞連
甕石券關門滿口水渦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
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
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寨城共二百座寧夏
城堡九十四座關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
關隘三十三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等臺
六百二十座甎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
甘肅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關隘一百四處

近為以師增添不一溢原數多矣

各鎮原額官軍共八十六萬五千二百一十七員名馬三十九萬七十八匹其見在者薊州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密雲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匹永平官軍九千九百四十員名馬一萬五千八十匹昌平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五千六百二十五匹遼東官軍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四萬三千八百七十五匹保定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

員名、馬四萬九百七十二匹宣府官軍七萬九千三百餘員名、馬三萬三千二百餘匹大同官軍八萬三千八百餘員名、馬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匹、山西官軍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延綏官軍五萬六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寧夏官軍三萬七千八百三十七員名、馬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官軍五萬五千二百餘、員名、馬三萬一百六十餘匹甘肅官軍四萬

此兵在額兵數內否

七千五百一十二員名馬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五匹官軍之外有募調兵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各將領自募家丁保定有達軍達軍者內附夷人以其生齒日繁驕悍成風又有無籍竄籍躲差冒糧之徒一體練操聽調者也甘肅有土軍土軍者出自莊浪以其族類日多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練就我約束也薊遼保宣大山西有車營兵車營兵者始于李賢子謙倣衛青武剛車制馬隆偏廂車制內藏軍馬糧芻輜重給

火器以防禦也。又有入衛兵。入衛兵者，因嘉靖間虜犯京輔，徵各鎮精兵入衛薊鎮，今沿革不一矣。有班軍。班軍者，大寧山東河南都司每衛分春秋二班，上邊防戍也。總之主客兵不下百萬，糧芻費亦不貲，有京運民運屯糧漕糧鹽課馬。州。謹按萬曆二十九年歲報 御覽冊，薊州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主兵京運銀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一十九兩七分漕糧改折及民運等銀共二萬九千三十八兩　客兵京運銀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五十二兩二錢鹽引銀二萬三百

七十二兩二分屯運馬價選官等銀共一十五萬八百三十兩四分

永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三萬四百一十五兩九錢一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三兩四錢三分民運等銀共七萬三千一百八十七兩九錢二分　客兵京運銀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六兩三錢三分民屯等銀七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兩二錢三分

密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兩五錢三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兩四錢九分民屯等銀共一十萬九千九百四十六兩六錢八分　客兵京運銀二十四萬二千五十九兩五錢八分支剩還官等銀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五兩七錢八分

昌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九兩

四錢七分京運銀一十一萬八百六十四兩六錢民屯等銀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四兩八錢七分易州鎮主客兵歲額銀二十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一兩七錢民屯銀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四兩一錢九分客兵銀原額五萬九千兩近因題免防秋萬曆二十六年分發京運年例銀六千兩主兵糧一萬四百八十四石九斗一升料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九升井陘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兩一錢五分主兵京運銀五萬五千五百三兩八錢六分民屯銀五萬八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客兵京運銀三千九百七十兩主兵糧

三萬一千一十五石三斗三升料二十四石五斗五升宣撫鎮主客兵歲額銀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分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民運銀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三兩五錢屯運銀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客兵京運銀一十八萬一千兩主兵糧二萬六千四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四束大同鎮主客兵歲額銀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分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民運銀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三兩五錢屯運銀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客兵京運銀一十八萬一千兩

主兵糧二萬六千四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四束山西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兩九錢八分主兵京運銀一十三萬三千三百兩民運銀三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四兩五錢五分屯運銀一千三十兩四錢三分　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主兵糧五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八斗九升料三萬三千二百四石六斗二升草九萬五千八十六束遼東鎮主客兵歲額銀六十八萬五千四百五十八兩一錢二分主兵糧一十七

萬一千三百八十四石七斗料一十六萬三百八千八石六升該鎮歲額每年蒙勅不一且冊內不開京運只有徵數此係萬曆二十八年御覽冊總數延綏鎮主客兵歲額銀七十四萬七千零二十一兩八錢主兵京運銀四十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七分民運銀二十一萬五千九百六兩四錢分鹽引銀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兩五錢客兵京運銀二萬二千二百五十兩鹽引銀二萬九千七百五十兩主兵糧九萬二千四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二十九石五斗二升草四萬五千四十束寧夏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

三錢六分主兵京運銀七萬七千五兩六錢八分民運一十萬八千七百一十六兩
一錢屯運銀一千九百八十三兩五錢六分鹽引銀七萬四千五百三十六兩二分　客兵京
運銀二萬四兩引銀[illegible]萬七千六　主兵糧五萬一千五百二石
斗料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一石七斗六升草
百七十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束甘肅鎮主
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兩一錢
[illegible]兵京運銀一十七萬七千五百八十兩五錢[illegible]分民運銀二十九萬五千一兩五錢六分鹽
引銀六萬六千一百五十兩　客兵京運銀二萬兩鹽引銀三萬六千兩主兵糧二
十一萬二千二百零七石五斗九升草一百六

十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六束固原鎮主客兵歲額銀四十八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三錢七分主兵京運銀一十八萬八百二十八兩錢八分民運銀二十七萬七千三百七十二兩五錢三分屯運銀二千六百四十八兩九錢四分客兵京運銀七千三百五十八兩六錢鹽引銀一萬七千四百二十九兩主兵糧二十六萬六千七百零二石六斗一升料一千四石四斗草一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束各鎮武臣有鎮守有分守協守又有提調巡視備禦領班等官皆因事設職

爲蘭鎮鎮守總兵一駐屯營協守副總兵三東路一員

駐建昌萬曆二十三年題准移駐臺頭營居四路之中管理燕河營臺頭營石門寨山海關皆極衝西路一員駐石匣營管理墻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路皆極衝中路一員駐三屯營帶管馬蘭谷喜峰口太平寨松棚皆極衝

分守叅將十一

通州山海關石門寨燕河營建昌路舊設副總兵因移於臺頭路移叅將駐此以桃林冷口二關屬之太平寨馬蘭谷墻子嶺古北口

遊擊十一

密雲右營振武營石塘嶺黄峪口石匣營大水峪四員俱總督下遵化左營右營遵化輜重營三員俱順天巡撫下三屯車前營車後營二員俱薊鎮總兵下松棚谷曹家寨

統領南兵遊擊三

中路駐馬松東路駐建昌西路駐石匣

領班遊擊將軍七

統領天津寧山通津德州春班天津德州瀋陽秋班防邊以上七員原俱大寧都司萬曆中改遊擊領班回日各駐本衛所操練

中軍

三總督中軍副將駐密雲巡撫中軍以遊擊管事總兵中軍以都司管事守備二

十一義院口原提調萬曆二十年改守備界嶺口桃花口冷口關原俱提調今改守備永平城舊設擦崖子嶺今改設李家谷萬曆四年設羅文谷大安口近改設寬奠谷亦近改黃崖口關將軍石關口薊州城遵化城三屯營俱舊設黑谷關萬曆元年設潮河川大水谷白馬關俱今改設密雲城張家營堡營設

把總一駐密雲管河

提調九吉家莊口關司馬臺黃土嶺關大茅山嶺青山口關榆林嶺關黃家口關洪山口關鎮虜關

昌平鎮守總兵一駐昌平城聽總督節制其天壽山黃華城黃花鎮居庸關一帶參遊守備西自鎮邊城東至渤海所各關隘俱屬統領

分守參將二居庸關一員所轄石夾峪灰嶺口八達管三守備極衡萬曆十九年題準石峽峪守備所有兵馬併入入

達嶺黄花鎮一員所屬慕田峪黄花鎮巡守備極衝鎮邊城一員所屬鎮邊城白羊口白羊口[illegible]
守備極衝遊擊四總兵標下左騎營右騎營左軍營右軍營守備十一鞏華
城大壽山永州城懷柔黄花鎮灰嶺口白羊口鎮邊城石峽谷入達嶺慕田峪遼東鎮
守征虜前將軍總兵一駐河東遼陽適中地方調度防禦應援剿撫[illegible]
協守副總兵一節制開原海州寛奠瀋陽等處駐劄本城所轄遊擊守備共二
十[illegible]員開原海蓋有[illegible][illegible]自策應分守參將五駐開原一員防冬駐劄中固兼防
[illegible][illegible]兼管馬市無事仍駐開原極衝錦義一員駐劄義州極衝海蓋一員駐劄海州次衝專管
海蓋地方并東昌東勝二堡寧遠一員駐劄本城寛奠一員近或加副總兵銜分守鎮東一十
三[illegible][illegible]衛遊擊十一廣寧城左管一員右管一員瀋陽城駐長營堡移駐平虜堡防

守鎮武堡一員正安堡一員廣寧右屯一員錦州一員鎮嶺一員中右所一員中左所一員中後所一員鎮江營一員**守備五**駿陽錦州城金川城鎮靜堡清河堡**坐營廣寧中軍一備禦二十三**海州城蓋州城清陽堡岫岩堡平虜堡武清堡大清堡廣寧城汎河城懿路城鎮西堡中固城開原城兼管馬市蒲河城撫順城大麥河堡杏山堡西平堡長勇堡長安堡二堡當虜衛中前所慶雲堡義州城**保定鎮守總兵一**春秋兩防移駐浮圖峪遇有冬警移駐紫荊關以備入援**分守叅將四**紫荊一員總領浮圖峪倒馬關守備龍固二關一員駐劄茨溝地方所屬龍泉關把守馬水口一員所屬沿河口守備倒馬關一員所屬插箭嶺守備**遊擊六**河間領軍往來駐劄河間滄州○定州領軍駐劄府城○井大二道民兵○保定車營統領巡撫標下馬兵○眞定

標營統領總兵標下馬兵○保定巡撫標營坐營中軍六總兵下守備
德州河間眞定浮圖峪烏龍溝浮圖
七挿箭嶺白石口沿河口把總七峪龍泉關固
關狼牙口大忠順官二舊達官今改忠順一在
龍門金水口保定等衛一在定州等
衛
宣府鎮守鎮朔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
駐劄永寧城分守叅將八上北路一員駐獨石城極衛所屬獨石城馬營堡赤
城堡長安嶺城雲川堡五守備下北路一員駐
龍門所極衛所屬龍門所龍門城滴水崖三守
備東路一員駐四海冶次衛所屬靖胡堡四海
冶堡保安新舊二城懷來城延慶城六守備上
西路一員駐萬全右衛極衛所屬萬全右衛左
衛城張家口堡新開口堡新河口堡膳房堡六
守備南路一員駐順聖川西城次衛所屬順聖
川西城東城深井堡蔚州城廣昌城五守備中

路一員駐葛峪堡次衝所屬葛峪堡一守備下西路一員駐柴溝堡極衝所屬柴溝堡懷安城西陽河堡洗馬林堡四守備提調南山一員駐劄柳溝口極衝所屬分道城守備撫募兵三千防守南山

遊擊三

舊遊兵新遊兵二員每年輪一次員入衛薊鎮回駐鎮城東路一員駐劄懷來城

坐營中軍二

巡撫下帶管標兵坐營一員兼撫夷事務總兵下設有

守備三十一

巡撫下獨石城馬營堡赤城堡蔚州堡龍門堡龍門所雲川堡長安嶺堡滴水崖萬全左衛萬全右衛張家口堡懷安城柴溝堡新開口堡西陽河堡新河口堡洗馬林堡保安新堡保安舊堡懷來城四海冶順聖東城順聖西城葛峪堡膳房堡靖虜堡分道城深井堡廣昌堡

大同鎮守征西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

駐劄左衛城

分守參將十

東路一員駐劄天城城極衝所屬聚

落城陽和城天城城靖虜堡瓦窯堡守口堡參守備北東路一員駐劄得勝堡極衛所屬鎮羌堡弘陽堡鎮川堡鎮邊堡鎮虜堡鎮河堡六守備中路一員駐劄右衛城極衛所屬左衛城右衛城銕山堡殺胡堡牛心堡五守備威遠城一員駐威遠城極衛所轄威遠堡威胡堡雲石堡二守備西路一員駐劄平虜堡極衛所屬平虜城迎恩堡二守備北西路一員駐劄助馬堡極衛所屬助馬堡拒門堡拒牆堡滅虜堡威虜堡寧虜堡六守備井坪城一員駐劄朔州城極衛所屬井坪城朔州城乃河堡馬邑城應州城懷遠城六守備新平堡一員駐本堡極衛所屬新平堡保平堡平遠堡三守備總督標下左掖六員右掖一員今分領左掖參將右掖兵馬遊擊

遊擊二 總督標下右掖兵車營

入衛遊擊四 每年輪流二員入衛薊鎮回駐劄鎮城

坐營中軍二 總督標下總兵下

守備四十一 右衛

城應州城陽和城平虜城左衛城天城城井坪城朔州城威遠城馬邑城靈丘城渾原城二員不屬參將懷仁城弘賜堡鎮川堡鎮邊堡鎮虜堡鎮河堡威虜堡滅虜堡寧虜堡殺胡堡威胡堡迎恩堡鎮羌堡助馬堡新平堡靖虜堡牛心堡瓦窯口堡平遠堡保平堡威平堡乃河堡威遠堡守口堡聚落堡高山堡拒門堡拒墻堡鎮山堡

山西鎮守總兵一駐劄寧武關防秋移駐陽方口防冬移駐偏關

協守副總兵一專駐偏頭關選奇兵三千防河防邊冷駐劄老營堡

分守參將六中路代州等處左參將次衛所屬廣武站守備所管地方東自霍家坡起西自廣武王止西路偏頭關等處右參將極衛所屬偏頭關水泉營二守備太原等處左參將次衛所屬岢嵐石隰二守備盤道梁一操守中路利民堡右參將極衛駐劄莜麥州所屬利民堡寧武關老營堡神池堡八角堡艸垜山堡六守備河曲

縣參將極衝駐劄交溝營所屬河曲縣守備北
樓口參將極衝所轄平刑關北樓口二守備所
管地方東自平刑關苗寨
巷起丙至老故雷家坡上
偏頭關遊擊一寧武
關坐營[illegible]一六節[illegible]揮體統行事守備十五總兵標下一員撫夷
[illegible]目係[illegible]關利民堡寧武堡老營堡神池堡廣
武[illegible][illegible]門堡北樓口岢嵐石隰八角水泉營汾
州[illegible][illegible]田堡
此員新設
操守一滑石澗盤道梁口
延綏鎮鎮守鎮
西將軍總兵一駐劄鎮城協守定邊右副總兵一提調
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口等處所[illegible]參將守備共四員分守參將七孤山一員極衝所屬黃甫
川清水營二守備東路一員駐神木堡極衝所
備大柏油堡一守備高家堡一員極衝原守備
今改參將西路一員駐舊安邊營極衝中路一
員駐鎮靖堡極衝所屬靖邊營守備清平一員

極衝舊遊擊萬曆四年改保寧一員極衝所屬懷遠波羅二守備分守魚河歸德波羅響水保寧常樂雙山鎮川八堡

遊擊二左營右營俱住鎮城

入衛遊擊二駐鎮城每年輪流一員入衛薊鎮

守備十一榆林堡寧寨營靖邊營黃甫川大柏油堡甎井堡波羅堡雙山堡清水堡懷遠堡柳樹澗堡

鎮城坐營中軍二巡撫標下總兵標下

寧夏鎮守征西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俱駐劄一鎮城

分守參將四東路右參將駐花馬池極衝西路左參將駐寧夏後衛極衝靈川左參將次衝每年河開後移駐清水營防守河東往來靈州通防橫城至參灞沿河一帶地方北路平虜城參將極衝

遊擊四鎮城興武營王泉營廣武營此員舊操守萬曆九年改遊擊

守備六撫夷一員安定堡清水堡大壩堡石空寺橫石堡

坐營中軍二巡撫標下千總總兵下管理鎮城都司一管
理水利屯田都司一甘肅鎮守平羌將軍總兵
一駐劄涼城協守甘州左副總兵一駐劄鎮城分守六涼州
右副總兵極衛莊浪左參將極衛所屬紅子城
鎮羌二守備肅州右參將極衛永昌參將極衛
西寧參將次衛遊擊五莊浪一員統領西寧上
鎮番參將極衛班兵馬赴石灰溝駐劄
甘官陶備二州通游路戶高臺一員坐營中軍
蠻甸員巡撫標下一員鎮夷一員
一銀兵標下以都指揮體守備十一洪水堡山
一總行事間用遊擊衛丹衛紅子
學衛羌堡寧遠堡平川堡嘉峪領班備禦都司
陪右永巴暖二州北川鎮夷
甘州頭班涼州頭班舊四員近二員上班
二應候分布甘涼地方下班駐臨洮鞏昌陝

西鎮守總兵一鎮固原臨洮鎮守總兵一萬曆三十二年題設協守臨洮階文副總兵一分守五河州叅將極衛臨洮河州二衛官軍悉聽節制蘭州叅將極衛分守蘭靖州地方禦虜巡捕礦賊清虜叅將極衛陝西叅將次衛階文西固叅將極衛所屬西固文縣二守備并西固階州文縣三千戶所應援遊擊四固原東路一員駐紅德城一應援東路乾溝乾澗花馬等處固原兩路一員駐西安州應援西路蘭靖莊浪等處總督標下左營一員駐固原總兵下右營一員中軍一總督下副總兵守備十一環慶西固文縣漢中岷州景古城永安堡舊洮州堡龍溝堡蔡旗堡黨家堡坐營官一總兵標下萬曆四年設河東備禦都司一

國初兵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文臣

重者曰總督。次曰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薊遼保定一總督。三巡撫、總督駐密雲城近加經略俟銜薊州巡撫一員駐遵化城保定巡撫一員兼提督紫荊等關遼東巡撫一員贊理軍務駐廣寧城而薊昌永平、密雲、霸州、天津、紫荊、井陘、大名、寧前、遼海、東寧、開原、金、復、海、蓋、或以兵備兼副參、或以苑卿兼兵備、聽節制焉。宣大山西、亦一總督、三巡撫、總督駐陽和城宣府巡撫一員大同巡撫一員[redacted]贊理軍務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一員而北口、懷隆、冀北、陽和、大同、左衛、冀寧、鴈平、岢嵐、河東、潞安、寧武、或以分巡兼屯田、或以

兵備、督、叅、遊，聽節制焉。陝西三邊總督一，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巡撫各一，俱贊理軍務。若靖邊、神木、楡林、河西、靖寧、隆德、固原、鎮原、洮岷、延安、臨鞏、鞏昌、靖虜、西寧、莊浪、西安、涇邠、商洛、潼關、漢羌，其號爲兵備者，或以本官兼屯鹽理互市，或以兼官總衛所撫番夷，其皆分委任而責成功乎。大都我　朝邊臣有唐之節度而無其強，有宋之宣撫而非其弱，用能使大小相維，犬牙相制。九邊經制。大略又可見於此矣。此其地形兵力

要在精神充實志意幽貫則九邊呼吸之應不然外充狀具形耳

繡錯櫛比、文臣武將、雲擁星羅、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應援。壯哉天造人謀、固于磐石、豈非　國家萬世子孫長久、帝王之業哉、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夷性梟獍、間行窺竊、其世居我邊北者、故元裔也。元自崇禮侯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弑者五、維時瓦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浸盛、小王子之子亥顏罕者、襲小王子而世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著、原名我那郎一名洒阿剌罕亦稱小王子、生子七、長麥力艮吉囊次俺答三

兀慎打兒汗刺布台吉四老把都台吉五那林台吉六我把汗點刺台吉七那竹台吉其住牧河套者、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者、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石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大者、我把汗點刺台吉也、麥力艮吉囊生子九、長那吉大兒吉能次狼台吉三那木抜台吉四佗台吉五歹成喇兒台吉六克鄧威正台吉七哥濟哥台吉八把都兒台吉九哈麻父旦台吉俺答亦生子九長興都兒隆哈郎黄台吉次不彥台吉三鐵背台吉四賓兔台吉五把林台吉六哥

力各台吉七不他失禮黃八沙亦星台吉九以兒將遊兀慎打兒汗喇布

台吉、生子一曰兀慎阿害兎台吉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長擺

三忽兒威正台吉即黃把都兒二兎都篇歹正台吉云合不慎台吉內矮兒克兀打兒汗台吉

郎瀟五素五七慶朝庫兒台吉郎瀟五大妻麥速比妓那林台吉、生子三、

長都撒兒台吉次丙鬼兒汗台吉三打兒汗台吉我把汗點刺台吉、生

子三、長恩光跌兒歹成台吉二也辛跌兒台吉三媼速火落赤把都兒台吉虜所

轄部落、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都阿兒、

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凡有衆五萬者、大營卜赤

亦克漢也、曰罔留、曰罕拾四爾塡、則所謂東三

應紹不一曰應都伯

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蓋屬岡留部者也、其酋猛可不郎亦有營三、則屬罕哈部、其爾填部所屬營一酋長、所謂可留都者也、東三部、部衆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鄰、彼藉之為嚮導。此倂之為重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嗔、所謂西三部也、應紹不營、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剌慎一營僅存、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剌、後亦不剌叛、虜遁西海上、故止韃無所著、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屬亦不剌

衆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為營四、曰哱合厮、曰偶甚、曰八哈惡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河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衆四萬人、故屬火節、火篩敗後、屬俺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刺慎部、及哈速部者、則所謂南二部也、其酋長把答罕奈者為營一、衆可三萬人、則屬哈刺慎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刺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

比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有兎刺衆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讐、日相鬬格。以上盍北。胡生長部落大略也。阿着子六人、惟吉囊俺答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多精銳、子與克都隆哈、俺賞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上、又有三衞降胡爲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是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衞無虛日矣、隆慶四年、虜酋把汗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

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及長頗儇巧故獨鍾愛已
有婦二又聘兀慎寃取兎撦金的之女爲三會
俺荅有女孫即所謂三娘子者甚艶色許聘襖
兒都司俺荅通焉強納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
俺荅俺荅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
那吉忿恨南走關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
胡雛於中國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
居于是盛館餼與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
顯之以示虜因持此爲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

酋、世譽人、令斂警有略、呂老祖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逃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 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俺答懼不敢居、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亾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毎入寇、輒先驅偵諜、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 朝廷有令、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

子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
心私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
少子耶、奈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計中國怨虜
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腫、率衆
南叩邊索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諜、使
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
乎、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入逆以獻、督撫
上其事、乃 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卯、封俺
答爲順義王、築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

差、時套虜吉能亦乞貢　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既受封通貢、奉我三尺、於是我塞垣、東起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與克都隆哈黃台吉嗣封、先配五蘭比妓、又蒸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禩、卒、子撦力艮（即撦力克）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兎台吉、所生子四長曰、卜失兎、黃台吉、（即舍剌克炭）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毎毎教以忠順、

此比今事勢大移矣在之以偏效

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夫以二百餘年逋寇、累世稱藩、我無亾矢遺鏃之費、而邊塵靖、眞古所未有、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姑示羈縻、彼未有固志、今順義王與察罕奴酋搆怨、貽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釁、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我、有掉臂去、連和察罕、共爲我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其在東。

今日之補刻矣亦存之備參

北有土蠻、建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曩[redacted]蠻最強、數犯我東塞、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兄弟二人、故女直部落、擁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猛骨孛羅、結揞臣憨小反青爲聲援、納我逋逃、噉我單弱陽爲輸款、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此人不忘忠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死、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眞下、日者仰逞二奴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不可據以爲信、靖酋近糾衆

在廣寧錦義邊外窺瞰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遣在遼瀋泰寧三衛正統土木之變頗聞爲也先鄉導今與北虜婚媾必且互相黨援邇來朶顏酋長伯言兒哈爾赤長昂泰寧酋長炒兎等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則東三邊又未可恬然櫜戈也其在秦隴吉囊種類日繁賓兎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

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惕我兵威悔禍乞款鑽刀說誓進馬互市延寧兩鎮庶稱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尾剌爭雄長嘗至西海刼殺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西是我故地繇此不已唐吐番宋元昊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安枕而卧也葢嘗合九邊大勢觀之甘凉榆寧與吉酋鄰雖世受我爵賞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寇已迫于

門庭、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稱我藩臣、然九
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衆、彼實握焉、患恐貽
于養虎、矧老把都那林台吉、生齒毳幕、環布蟠
結、是我肩脊之憂也、莽剌之有火落赤等、憂在
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黃
河腦之有丙兎着力兎失喇啞叭大諸酋、憂在
嘉峪關、夫亙顏罕一酋耳、後嗣蕃衍、流今七輩、
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各邊夷番、又不
知其凡幾矣、史車賁恩、六兇煽虐、則前事之明

鑒也按史車二夷朶顏種也嘉隆間相繼內附萬曆十八年叛去二十年復歸六兒三衛夷黠酋長昂炒蠻董忽力及夷婦大小嬖只猛可眞號爲六兒萬曆辛卯長昂幷弟莽金兒伯暈歹等入犯石門路之花場谷我官兵城堡損失甚多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套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隔絕松關潰水勢固在虜龍岡灤河我失其險 王畿近地豈容盜賊居近議欲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霧靈之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套內饒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壖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

一面之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使套地方千里歸我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遼人每憤憤焉昔我 太祖嘗諭遼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誠重之也則今柰何使之淪于虜也雖

然此三者猶其標也、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遽欲奪其子處其穴乎、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而膠柱調瑟恐非萬全計也、今九邊兵馬視國初稍減矣、韃靼酋長視國初倍蓰矣、漢儒謂匈奴之衆不過當一大縣、以之借箸而籌今虜不亦謬乎、嗟嗟疇昔兵將如雲之盛、元孽如綫之衰、猶不能以長纓繫虜王頸致之闕下茲以有限之兵、當無窮之虜、必欲剪滅此而後朝食、

非眞見虜在吾目中、而又廟堂之經畫素定、甲兵素精、邊儲富饒、餽餉不絕、其何能濟、前俺答受封時、廷臣皆謂虜時內訌、應接不暇、即有修爲、隨經殘破、今虜既效順、國家無事、宜乘此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墾我屯田、理我鹽法、今已三十餘禩矣、錢穀何如、險隘何如、甲兵屯鹽又何如、覩此情形、曾不若曩時釋之爲外懼也、故今日之所當急者有三、曰重邊臣、曰足邊餉、曰練邊卒、而其所當議者有五、曰繕

牆堡。曰守要害。曰明賞罰。曰慎貢賞。防互市。曰謹間諜。嚴烽燧。何謂重邊臣。請自今但論賢否不論官階。督撫缺。內自科道部屬而上。外及於藩臬守臣。推補。總兵缺。於指揮而上。及叅將簡任。寬以文法。假以便宜。久其責任。豐其祿入。毋從中制。毋輕調遣。有功即與紀錄。功多者增秩、且錫之蔭。非汙穢不職喪師失律者。言官毋得妄糾彈。如是、則人爭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死鼓、期獲首級。成功報　天子所慮、爵馬文升經略

哈密。黑麻悔罪。余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淵四就擒。許進領大同。尾刺入貢。薛祿佩將印巡邊。圍斬虜奇。黃郭登設攬地龍。飛天網陷賊朔北。今誠得若人任之。無虞虜矣。何謂足邊饟。竊謂籌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急圖實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耗於內而實爲邊耗者。老家不能受用。而尺籍徒存。則冗食者耗。急則名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者耗。募置親兵。將所畜家

丁籍爲勝兵。而名額多增。費復幾倍。則濫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緹騎冗員。而食無功之祿。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匠。而叨餼廩之入。凡此皆耗於內而實中於邊者也。內帑貯蓄幾何。乃堪此輩卮漏哉。柰何不簡而清也。至求所爲實邊者。則莫屯鹽若矣。鹽不開中也而改折。則鹽政荒。屯不子粒也。而折色。則屯政廢。其弊也鹽以供私販。屯以資乾沒。自今復中鹽。初制凡運司額鹽。非邊引不得關支。餘鹽

最切實

俱令赴塞下輸粟毋俾內地諸商。勢不得不外徙塞下。經營產業則拋荒地土。不患開墾之無其人。而當事者又必親歷邊境。相度疆土。某爲舊屯豪勢占據者清理之某爲曠土。堪興屯利者。開拓之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或召民佃。設法安置。給以牛種。暫免徭賦。待墾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計無踰此。蓋屯與鹽兩者若不相蒙。而利害實相關。惟開中行則邊民爭爲力農儲粟。以應商急商急欲得粟。則又

爭爲募丁墾荒以便供輸商爭爲募丁墾荒則
屯軍之貧無力者與巨家大賈錯壤以耕而緩
急亦獲通有無助守望久且樹藝成林穰穰相
因塞下粟不可勝用而商之報中便軍之芻餉
亦便百世之利也宋人有言國家閒暇北虜安
靖不及是時少爲根本慮忽有小警相顧無策
不免朘內郡膏血補邊方瘡痍內外俱困不知
其所止矣說者又謂榆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
五穀不通貨賄芻糧仰給腹裏米珠薪桂師不

宿飽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坐困、故欲於府谷、至葭州、縣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清水、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尤宜波汲、至復登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蠲新增牧馬子粒、通居庸桑乾陸輓、遼薊溝舟運、以甦宣府、是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内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錢止易粟數

升則姑與之折銀秋冬而粟價稍平倉瘦稍足則始與之本色毋乃軀之飢而罷病且死乎若誠愼簡選郞釐革厥弊庶庚癸可無呼矣何謂練邊夸馬端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之嗚呼柰何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竊以爲訓練者在先正其名分然消其虛憍使之知親上死長秩然無所逃然後審度其分合之宜辨白乎衆寡之勢如大衆糾集絲髮不足愉亂矣則察伍法以教之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隨三軍不得亂行而失錯、不然者罰。壁壘縱橫、星緯不足喻衆矣、則察軍較之法以教之、以一為十、以十為百、以百為千、以千為萬、俾三軍不得渙散而無統、不然者罰。分合進退、風雨不足喻變矣、則察關陣之法以敎之、闕絡鈎聯、曲折相對、左右虞侯、別其號、五行十二將、殊其名、俾三軍不得矯志以紊制、不然者罰、其先後次第、井然不紊。督撫時出其不意、調一二隊、點閱、第呼

其把總隊長姓名。即各領本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知士之彊弱。士熟將之號令。有警量賊多少。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某爲先鋒。某爲聲援。皆隨原將領官統以行。臨陣之所用。悉平日之所簡練。無有彼此差池者。何謂繕墻堡邊墻東起開元。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縈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少。蹊隘疎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墻。其所以守望相助

者獨有此營堡、庶人之家、尚高其垣墉、嚴其扃鑰、而後可以安枕、矧　天王都會之區、咫尺虜庭、可玩忽無備哉、昔余肅敏於榆林開三十城堡、築墻千餘里、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墻、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傳一清、王本兵瓊、築花馬池墻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毋、兵尚書翟鑾築五堡、今爲大同利、請自今督撫委官沿邊踏勘、其處少缺、宜創築、其舊所傾頹、宜展築、計其工價、定其日程、簡廉能

將領董其事，鳩工聚財，土可築則築，石可斸則斸，磚甓繼施，灰鏴必謹，列堡相望，聚障相聯，臺墩相錯，高城深塹，峻谿谷，通水門，具繭石，布渠荅，周虎落，藩塞阻路，凡山林蓊薉，設厲禁，毋斫伐，壯天險焉，尹畊有云，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人受一廛，統以一將，

將爲一解、步卒勤瞭望、晝夜更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相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堡、居者習技擊、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登堡、居者繼登、則役不罷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願攜[illegible]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軍曰、室至而願留者聽、增給溫絮、移額廩、既留而復令於軍曰、願恒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然則塞垣綿邈、卒伍充盈、居恒有以相周、臨敵足以相死、謂

之關塞可矣何謂守要害按天壽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謂之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屬於龍泉謂之西關居庸外拒四海冶逼近虜巢紫荊倒馬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趨吾運道數日可至故諸關之中居庸最巖險防守之計在據八達嶺以扼全道之衝斯爲得勢倒馬距京稍遠紫荊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燕及我　朝北虜犯順多繇紫荊

咫尺周廬夷漫寬衍有如備禦邦週謂此咽喉何增兵守險尤當急者凡一關必有一營關至於守營至於援昔予蕭愍以易兵援紫荊以涿兵援白羊以眞定兵援倒馬又遣兵四出節制游徼名曰巡哨首尾應援聲勢聯屬卒保無事黃花鎮肩背　陵京負荷鉅重四海冶其捍禦也舊有徑道走諜報今已塞則冶有警報必繇居庸達黃花相去二百餘里難以一蹴至宜於邊墻適中處建敵臺臺上蓋屋以便直宿分內

外設軟梯上下黃花鎮撥軍三十名四海冶撥
軍三十名分班宿直文到即遞遞必二人自外
而入者黃花軍也自內而出者四海冶軍也如
此則旁竇易塞文移易傳藩籬爲之孔固矣古
北口兩旁峻崖車可容軌西北通關平殘元避
暑故道也中有葫蘆谷最險朶顏部落花當居
之繇　京師至古北口僅二百五六十里古北
至開平僅四驛若專備古北則於古北潮河二
營稍大其城各增兵五百名每防秋時調遣東

遊兵三千名及寄雲副總兵之兵同守之、潮河川沙浮水漲先是都御史洪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薊門、關口頗多兵力獨少必撤路兵盡歸守提、用南兵使控層臺、練北軍使精擊刺遼東虜倭兼備、開原廣寧並據咽喉、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為患、而嚴冬氷結、即河東亦闌入焉、勢成積弱、虜不逞於遼、必窺關內、繇爛泥窪、過鐵場堡十餘里

正衙黃土嶺關，故遼左有警，則薊東當援。倭不
逞於鮮，復窺遼左，繇綠水越旅順，黃骨島片帆
即吾地。近議自薊達遼各路設戰艦車輛火器，
又當鎮江城特設鎮道，控海門爲關扃，此亦固
藩籬一策也。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
北路獨石馬營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
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
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永
寧四海冶，北路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

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故補長峪城鎮之募軍重浮圖峪揷箭嶺之防宗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竇修永寧墩長安嶺龍門衛內垣以扼京後之衛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大同在九邊中最為絕塞 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大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州玉林內遷重邊盡為虜窟嗣後增

築鎮邊殺胡了角三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為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繇喬麥川、野猪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等處，皆虜賊渡口，畿輔邊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州，

前將險塞設關邏夫環戍戍卒荷戈守吏辨繻行者將伺蹤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網弛廢簽缺斥候有環立不問誰何況驗符券遂至有虜細出入群來旅往防乎防乎責在關吏矣若扼腸方之民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於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營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策響應甚急則便調各州縣之兵以遏奔突有如先年經略王宗沐酌議尤當蚤夜以圖者又安

得以三晉爲內地而易視之也延綏東西地套虜充斥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迤西直至勞滑等處環邊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營連接花馬池更爲虜衝虜不來則已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壁衝邊以聯聲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塹沙實爲保障之計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縣渾脫浮渡冬則踏冰馳至西犯寧固南擾

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陲數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衛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怒而來者量出精銳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又屯重兵於清水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艸天路盡建墩臺庶不惟得扼吭制勝之策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率然常山蛇勢也其在固原火箕諸酋環居川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受我

豢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為稽之近
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
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壬寅後
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誅下擣
巢之令卒無以戢卜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謀
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
秦要區猶得既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
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得息[redacted]今似不然計在防
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redacted]嚴花馬之守扼其要

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治河之堡屯常戍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爲我用益固原特三鎮爲屏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頸四顧恐無及矣甘肅自虜欵以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瓦剌遺羅種類封植巢穴流住甘肅涼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鎮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寺而遏道之禍

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涼州其要害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户所亦為要地故分官列陳以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縣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堡塞之在河西者非鎮一體發兵堵截又於秋冬間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碾伯西寧游兵駐古浪以防岔口鎮羌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防涼永肅州參將嚴謹堡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游西之流劫禁番文之詐

胄甘肅其有瘳乎夫然則我邊防既密不惟胡人疋馬不得踰關即有逋逃黨我亦得以按符譏察寧有伏莽論死累足不敢入虜營矣何謂明賞罰夫千金之賞激於前猛虎之威驅於後則怯夫皆為壯士今各鎮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為得計幸乘虜款沽酒烹鮮謝鳴鏑解甲脩左偎少艾右擁笙竽相與樂飲帳中戲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來人不知兵金鼓幾於絕響二矛抵見重喬下無

功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上亦懸罰不舉、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耳、今則又異矣、前之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益犯法、賞以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世襲、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建功、今虜以奉欵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畜、我以虜欵之故、竟不欲大創、而聽其剽掠、是其欵我

者獼文而其掠我者實禍也卽有銳意前矛欲與虜决一死圖功未獲而啓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賞有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爲嘗也將以失亡士伍爲罪戰而卒五人死者論戍例也伍將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揮亡爲回營身故者今將軍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是罪不在我師失律而在恬愉玩愒玩愒於今必失亡於後理有固然事止一間又其甚者假欵以通虜使我虛實悉爲所諗主師隱而不報　朝廷

眞而不問、昔人云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盍嚴著令曰、有能練而士卒、修而車馬飭而器械、一切邊務、翻然改觀者、許不次超擢。不者有常無赦、隱匿冒功賞者、雖重臣不貸、遇敵不戰、即以逗遛之罪罪之、軍士與虜遁者斬以殉、憝罷者退、驕憤不可制者、以軍法從事、虜驅牛羊馬歸、而能遏其歸路者、盡予以所驅之物、督撫嚴加糾覈。部科仍行稽察。使一賞百勸。一罰百懲。如是則號令齊。士心肅。人

人皆可使也何謂愼貢賞防互市例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亦不下一百匹北使繇大同口入三衛使繇喜峰口入俱留邊城夷館應供　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有賞賚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鎭德勝堡新平堡山西之水泉營順義王所部市焉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市焉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焉海西并朶顔三衛在廣寧開原寬奠在

永奠堡丙兎同臭定着力兎大戌在甘鎮邊外
夷厰賓兎一較在莊浪炒哭兒台吉克太阿不
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
備禦防撫或以衆將親壓或給印號懸牌以杜
奸萌或築高圈墻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
影射或禁冒入市塲以絕交通載在令甲者犁
然備矣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緣貢給賞豈與
金繒頻投者比顧夷狄不可以人理測彼三衛
非屬夷乎宣德中去犁庭之威未遠也猶且貢

不時至況在於今兼以北虜跳梁強者結婚姻弱者屬部落狡黠又當何如者今日缺貢明日補貢今日華賞明日補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眞犢撥妖氛相尋豈能必世世稱臣勿貳哉搏弄虛文體統謂何不思患而預防之待其滋蔓蔓難圖矣以今觀市事大有釁孽可慮者各鎮市易雖有定數戎心無厭求增撫賞甫加裁抑語輒不遜所得貨幣悉歸酋長衆夷垂涎側目爲日已久脫或爭利市塲變

生倉卒，酋長不能制，或陽制而陰縱之，亦狡虜常態，在昔夷狄能爲中國患，彼來殺掠我人民，我亦常得首功，彼來刼奪我財物，我亦擣巢趕馬，利害大略相當，自貢市以來，虜有歲歲之入，而我秪得款叚皮骨，不堪載乘，反齎我以肥虜，安知其不包藏禍心，覬釁以動乎，何謂謹間諜，嚴烽燧，古之料敵出奇者，皆用人爲間，使覘敵堅瑕，然後議戰議守，則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已決於胸中矣，今無恃虜不我乘，而恃我無可

乘無恃我無可乘而恃虜不敢乘我我乘虜要害衝以間之或以我間虜或以虜間虜以我間虜者我中國人民有習知夷俗譯胡語審其果誠詭奇變而無傾陂反側則不吝賞賚任其出入有聲息即諜聞以虜間虜者若三衛與類狡猾翻覆雖以我情輸虜而援為剽偷亦嘗以虜情輸我使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毆使為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狙詐作使如虜本欲東掠而佯言西擊我則預偵其東向之情而晨芻蓐食

以備之東如虜本欲以精騎後襲而佯以老弱列前行我則逆探其擒襲之情而設奇投伏以截其後往往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而機若環轉迅若電發至於斥堠戒嚴則有總戎戚繼光傳烽法在其法每於墩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為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墩之相去惟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至冬

讀其傳烽歌猶令人慷慨有餘慕焉誠做而行之則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衂豈能善其歸哉內治既修威稜自振彊國請服弱國入朝誰敢有逆我顏行者

四夷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國也秦遼東外徼漢初為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為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巳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地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嶽以平壤為西京子孫遵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

驪、龍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祈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秔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illegible]，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銅鐵、水晶、鹽、紬、紵、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八梢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

參
攷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船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竟不從其俗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人皆去鬚髯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旣遣人學於國學夷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今其國中王下有王親不與政次

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官、司訪問、皆士官爲武職、以上世所轄地爲姓名、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有定員、爲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王、并日視朝、旦中昃、凡三朝、羣臣搓手模拜肆耳、觀獻入殿坐飲酒、卑疏者、移時長跪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祝釐、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浴屍溪水、去腐肉、取骨、纏以布帛、裹葦草、埋土中、王及諸臣家、

匣骨藏山穴，竅木爲小匱，歲時祭掃，啓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貢乘大船，海上漁鹽泛小艇，無竹筏，信鬼與神，神以婦人爲尸祝，號女巫。女巫之魁，稱女君，白日呼嘯，聚甂數百人，攜枝鼓噪，騎步縱橫，時入王宮，爽遊御戲，一倡百和，音聲懆慘，倏忽往來，莫可蹤跡，憑附淫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王居山巔，國門名歡會府，門漏刻殿門，奉神朴素，無金碧之飾，賦法各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爲祿食，上下

無征歛有事一取于民事已即已用刑甚嚴盜竊即刖劓富貴家者死屋不過二三楹餘茅土風雨飄搖以螺爨爨無釜甑耕無鐵婦人嚼米爲酒男子煑海爲鹽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季錢眼纏貫人無貴賤皆驍騎耐勞苦飢寒不知醫藥而無疾病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鄰國視爲勁敵然好爭很鬬輒刃殺人度不能脫即剖腹自斃其山川黿鼉峙彭湖島爲大或曰國西古米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敗

即落際也、產馬、海巴牛皮、磨刀石、硫黃、銅錫、屬山無猛獸、以故多野馬牛豕、鬭、鏤木、蘇木、胡椒、諸香、非其產也、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霽日登鼓山、可望而見、入國朝來嘗朝貢、或曰旂入琉球、琉球旁有毘舍那者、爲中小夷、鳥語鬼形、袒裸肝睢、殆非人類、不通中國

安南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朱梁時、始

土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并於劉隱、未幾國內大亂、衆擁豪酋丁部爲州帥、部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不問、相繼皆封爲交阯郡王、元憲宗遣將破其國、而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元發兵破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

王、遂爲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頗衆、地亦廣、其俗尚華侈、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三日一視朝、婚嫁燃燈不息、力耕種、產銅錫。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

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羅斛、其國方千里、羣山環繞、峭拔崎嶇、地

下濕土疎惡氣候鬱熱不齊自占城西南晝行七晝夜至其國王宮壯麗民樓居兵樓審聯檳榔片藤繫之其國藉以藤席竹簟寢處於其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尚釋教國人效之好爲僧尼婦人多智夫聽於妻妻與中國人私不爲怪男陽嵌珠玉富貴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舉僧迎壻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喪禮貴者灌水銀葬民間鳥葬言語大類廣東俗澆浮習水戰好鬬喜寇

掠市用海馭黃海為鹽釀秫為酒產寶石奇香異木文犀翠羽獅白參白鼠蘇木賤如薪色絕勝云足龜珊瑚

占城

占城古越裳秦林邑溪象郡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襲破真臘慶元中真臘復讎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為主其國枉大海南南距真臘西距交阯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

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爲標舟至是繫焉俗獷悍果於戰鬬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茭葉冠男蓬頭女後椎結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冠玄黃罪死出入乘象馬粒食亦鮮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市用金銀焚衣祭天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而呷且呷且注水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王當賀日沐人膽汁將領獻人膽爲賀

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

居一歲，顧天矢曰，我若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

期年得無恙，復入爲王，於是國人呼爲芳嚟馬

哈剌札云，有號屍致魚者，婦人也，目無瞳，夜飛

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兒即死，頭返合

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即死，夫不聞者罪之，產

金銀錫鐵獅象犀牛玳瑁諸香，朝霞大火珠菩

薩石薔薇水，硫黃油，檳榔諸物，異木，胡椒，白藤

吉貝，絲紋，白氎布，孔雀，山雉，伽南香，惟此地有

之價亦高。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
寸二三節。犀角。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
斤。體黑無毛。蹄有三跲。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
五寸。馬小於驢。波羅蜜形如東瓜。

瓜哇

瓜哇。古闍婆國。及名莆家龍。元稱瓜哇國。分東
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諸國。其
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人流寓多廣
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厮村。中國人客此成

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人、番船至此
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
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有千
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猱
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
日至王所居滿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
人、王宮磚墉墹高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
丈、地覆板、蒙藤花蓆、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
坐臥於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胷縈嵌絲帨、腰束

綿綺佩短刀跣足騎象或乘牛民男蓬頭裹幞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杖罪不問輕重藤繫刀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於中國磁麝綺帛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顏色黝黑猱頭赤脚信鬼坐臥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

足、索嵌絲帨、戴被金珠絲飾寶妝、喪有水葬火葬大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象、玳瑁、青鹽、檳榔、香、蘇木、帨榔、吉貝、倒掛鳥、綵鳩、綠鳩、紅白鹿、白猿猴、

彭亨

彭亨、在東南島中、並山、山傍多平原、禽獸稀少、草樹繁茂、沃土宜穀、饒蔬果、其俗上下親狎、無竊盜、男女椎髻、好誦佛經、煑海爲鹽、釀椰爲酒、產片腦、諸香、花錫、

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初[redacted]瓜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瓜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番船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傷、遇敵敢死、鄰國畏之、水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架筏、水中架梁柱、語言如瓜哇、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國、產鶴頂、紅雞、神鹿、金、銀、水晶、珠、瑠

璃、珊瑚、犀角、象牙、龍瑙、諸香、猫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結、

浡泥

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其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煑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皿、室宇弘厰、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產片腦、諸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即古須文達那國、西洋之要會也、東南大山、西北距海、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伐三國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大濤、船至此往往沒溺、其風俗淳厚、言語和媚室廬婚喪衣服物產、頗類滿剌加、田磽國少熟、番船往來、財貨充牣、人饒富、市用金錫錢、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刀、

古里

古里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弟外孫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昆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豬、大家晨起用牛糞塗地煆牛糞為灰、佩之、每旦水調採額皮、股國事皆決於二將領、土宜麥、多馬、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為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為樂器、紅銅絲為絃、獸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

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銀、戮沒產、夷其族、有西洋布曰撦黎、本出鄰國坎夷巴、疋闊四尺五寸、色絲闊花、幌闊五尺、產孔雀、白鳩、馬、無蜍鳥、諸香、嘗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

滿剌加

滿剌加、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奉我正朔始不隸暹羅、王白布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屨、乘

轎、俗淳朴、尚囘囘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瓜哇、聯榻趺坐、刳木爲舟、泛海而漁、海人身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卽嚙、嚙卽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擒殺之、

榜葛剌

榜葛剌者、東印度也、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諸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囘囘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絲帨、躡皮履、市用銀

錢海貺五嶺山最高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一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類中國有衣黑白花衫紫帨佩珊瑚琥珀瓔珞繫臂稍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連督奈奈盞儍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布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復戲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曆無間風俗朴厚人好耕植歲二熟產鑌鐵翠羽瑠璃

駝馬桑漆樹絲綿尤多、鎗剪最巧利、布數種、有闊四五尺者、藕黑藕勒闊四尺、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即兆羅綿也、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椰茭為酒、檳榔當茶、

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大、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卯塢、塢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處濱海山麓有卧

佛寺、佛榻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釋重象牛、煅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死罪、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廣人稠、亞於爪哇、民上裸下纏、悅加壓腰、去鬚尾留髮、布累之女椎髻於後、縈白布、飲食不令人見、產青紅黃鴉或石水晶、海洲有珠池、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重麝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北行一晝夜、可至其國、王鎖里人也、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繫絲幌、束絲壓腰、綴柳木葉盖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線懸脛、爲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又次卑賤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

之有曰濁饑者蓋[redacted]婆夷也娶妻不剃胎髮纏縷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産珠象牙蘇木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尚回回教體幹修碩語言朴實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鼓吹

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產西馬駝
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沈香、乳香、乳香、卸樹脂、諸
奇藥、以易中國紵絲磁器、駝雞如鶴、長三四尺、
腳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駝單峰或雙峰、皆可
乘、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
三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
都太和州强原宮、仍以倭爲號、迨漢桓靈、倭熾

作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逮唐咸淳初、賀平高麗、稍遂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日本、葢取近日始升之義、先時秦遣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稱秦王、國號倭、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惟徂詐狠貪、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

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正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所都有山城太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談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

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驒信濃濃野下野陸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褹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共屬國有五十餘新羅百濟莫非屬國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恒通使

往來洪武四年國王良懐遣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貢僧人發陜西四川各寺居住著爲訓絕不與通三十五年復來後　列祖嗣位國王皆受册封

女直

按今女直、卽金餘孽也、金以前勿論、國初定開元、改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它種甚夥、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剌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紝、居處食飮有華風、海

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即熟女直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即生女直並有室廬或以樺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忍詢好詭其戰陣爰步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夯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能成列於女直稱最强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中使治巨艦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縻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瑣勝

部四酋、李察隆、始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
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
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為都督都指
揮指揮千百戶鎮撫　賜勅印、各統分部、復置
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令歲以冬月從
開原入朝貢、惟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
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
又為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
厚、終　帝世奉職謹、徵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

哈出以功　賜姓名李思誠，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死，子滿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答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寖爲邊患。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　賜勅戒諭，令凱厚恤貢夷。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爲七姓

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　詔上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董山與李滿住等、竝附也先、為耳目、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翺諭歸所掠、稍寧戢、而海西野人諸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　賜勑、子孫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實賞大減、殊失望、天順三年、董山潛結朝鮮、偽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詐

令自在州知州佟成廉他事得朝鮮授出制書以聞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梧出制書示始帽服貢馬謝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察驗貂皮取純黑馬取驃壯否卽拒之非厚往薄來意且貂產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宜勑守臣驗放無過苛啓釁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語不孫糾毛憐海西夷類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左都御史

秉督師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徃征之山㑋自歸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擣其巢左軍出靉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繇鴉鶻關喜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剿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遏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積雪寒裂膚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人跡罕至惟唐太宗東征抵鳳凰城今大兵追奔

及此、乃天也、輔具奏　上憐而貰之、仍安置部夷闌廣、而我所損士馬亦不貲、四年留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外、無進海東青兎鶻、并省諭貢使無溢額、六年、建州夷窺邊度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諜機轉餉貫鐵嶺瀋陽三萬諸衛、整師出遼陽、衆潰匿　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從叛者得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報董山

讐糾掠塞上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貢勅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勘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繇撫順關入守將以非故道郤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鳳集諸堡鉞掩近邊審户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璫汪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行冀邀功賞　詔以兵部侍郎馬文升經略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瀋陽召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反側密檄

總兵歐信等設伏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
比直至衆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
直倨鉞復構以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
升曩在鎮禁易農器故屢入寇　上遣直及刑
部尚書林聰即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農器不
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八
當哈以天順閒盜馬奔建州至是與張驢兒等
冒廣甯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遼東塞而陳鉞
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遼請擣穴遂

命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鉞叅贊東征軍務、直等紿執貢夷郎秃等六十餘人械所司、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𢙢掠清河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酋完者秃貢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益稀、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义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酋速黑忒强以修貢

議、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額、從兵部議、勑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糾衆入寇、都御史孫禬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壆往勘、明年、廷壆還報、上言撥兵、請諸衛所原額、令以次分番入貢、庶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其秋建州夷酋趙那礚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卻之、

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敖減撫賞諸夷譁、詐殺譁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巡撫以不任相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史李珏復罷去、遼東大困、已復修貢不絕、久之海西夷酋王台襲祖速黑忒職、款廣順關、而祝孔革遺孽逞加奴仰加奴亦款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南關忠順特著、建州夷酋王杲方跳撫順、四十一年、誘殺

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隆慶五年冬我師太破建州夷汪位等馘斬近六百而臬益縱掠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搗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臬走匿王台寨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臬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磔臬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會王兀堂漸譸張八年連犯靉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為氣奪而王

晏遣宰阿台授仰加奴等修鄢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兵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為寇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殁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歹商稚弱仰加奴雖台婿憤其父祝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redacted]貢勑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加奴固未嘗忘報復也十一年以婚西虜借恍惚太煖兎等騎可萬餘與歹商構兵攻猛骨孛羅恣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寧諭不從因容商總兵李成梁伏兵

中固城擊殺逞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卜
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西虜、
以兒鄧侵掠歹商、挾索　貢勑、十五年、那林孛
羅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太寨、而王台孽子康
古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温姐反攻歹商
孫骨孛羅亦以毋温姐故、協謀我師往援。執温
姐。尋釋之、因康古陸胥命而猛骨孛羅爲北關
追勝焚巢刼温姐去、十六年、李成良從威遠堡
出擣、卜寨那林孛羅請降、總督侍郎顧養謙議

弁釋康古陸刑牲盟聽兩關均勑釋憾會建州
夷酋奴兒哈赤與歹商約婚亦頗藉爲輔車而
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乞陸賞十七年竟予都
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
塔失竝從征阿台爲鄉導死兵火奴兒哈赤方
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鷙食張海色失諸酋
及與歹商爭張瀕因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恕祖
父殉國狀以都指揮嘐嘐崇階與南關埒心固
已騰踊鴟張矣而吞歹商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

年卜寨等陰令部夷賊商中道南關止遺猛骨
孛羅則勢愈孤又日與北關相搆怨頃之奴兒
哈赤計殺卜寨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軍䎕王
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
骨孛羅方[redacted]于闕廿七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
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反執
猛酋寨中奴酋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外恐吾聲
罪廼偽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遂以私
外母名殺之邊吏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酋長子

吾兒忽荅陽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酋那林孛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噬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議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入內地弃新疆爲甌脫明年奴兒哈赤强勒清河沿邊參直并爭入貢車價三十六年混南關勑頁賞明年以萬騎築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弼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兎折其謀頃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

張其哈喇佃子侵地而伊壻江夷兆占吉急走
北關四十一年藉逋壻與北關仇殺益壓南關
曠土糾西虜宰僾二十四營馳清河始檄薊兵
五千赴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
濤初至惑其謀更以拒婚老女并匿逋婿爲北
關罪且許奴酋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赤已圍
燒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負婚懟
明年復壓前罷耕地開原叅議薛國用力主驅
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四十三年白羊骨以

老女許婚煖兎、奴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
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陷撫順、總兵張承胤等
馳援、死之、因賷蕃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
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起原任都御史楊鎬
以兵部侍郎經略兼巡撫、七月奴兒哈赤從鴉
鶻關入尅清河、唯叅將賀世賢縱擊靉陽塞外、
得級百五十四、而靉陽寬奠望風潰、　賜經略
劍一、別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爲巡撫都御史
九月、奴兒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

白氣長竟天其占為蚩尤旗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略侍郎楊鎬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剿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順關趨瀋陽一軍從鴉鶻關趨清河一軍從賽馬佃趨寬奠與北關朝鮮各佐銳師我主帥不一兼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弃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邀擊遂大潰松血戰死它師馬林師後期踵敗

開原僉事潘宗顏等並死之總兵劉綎深入逵十餘寨後三日以墮賊詐中覆亦陣歿而帥淸河路者李如栢以撤回獨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劉拾金台失寨傳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汧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六月從靖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城已被逵殲書告急　上始超擢前御史熊廷弼代鎬經略尋逮治鎬而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逵鐵嶺鐵嶺開原爲遼重蔽旣併陷賊則河東地

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不屬、而奴酋乘勝縛宰賽、脅煖兎炒花爲助、廣布間諜內地、所在殘躙、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也、八月經略侍郎熊廷弼入遼中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角、奴兒哈赤佯攻遼瀋、綴我師、突引萬騎、連破金台失及白羊骨寨、北關並殘、廷弼乃決策守遼陽、引水爲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奴兒哈赤因往開鐵、運取窖粟、以飽待饑、明年給事中姚宗文閱遼、查訪北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孫、一配

虜酋腦毛大之孫桑河兒寨一配虜酋虎墪兎憨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縻其意而南關蔛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風諸夷經畧熊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回守瀋陽逼賊穴奴兒哈赤乃益連西虜計令虜覘河西誘我師疲極乘其敝每聲言入犯第時引遊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詬侮無狀廷弼奏激同仇滅賊併請恩賞將士同甘苦會　上慨發帑金三十萬一軍盡護知奴酋亡可翹足待而是役調兵十八萬

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美海內大為騷動始海西兩關互讐搆越四十年自為刀俎以歸于盡、奴兒哈赤方袖手收漁人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建州、遂忘其初仰我鼻息欲引金轍安忍、妳、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

北虜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謚曰惠宗而 高皇帝嘉其能達變

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的禮八剌降其衆五萬人官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平章驢兒右丞賀宗哲咸會焉兵稍稍振立凡十一年而殂謚曰昭宗又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納哈出以川部二十萬衆降於明又二年營捕魚兒海太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益王走至也速迭

兒遇害五傳坤帖木兒咸未幾而弑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力亦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弑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爲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死衆分爲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白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裘駿馬珍異仍請封 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 上大怒 勅淇國公丘

福等討之而本雅失里已爲瓦剌所襲破與阿
魯台徙臚朐河矣丘福恃衆不爲備全軍十萬
騎皆沒明年、 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
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自以其衆竄山谷請
降貢馬 詔撫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
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爲
故主復讐、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爲和寧王、
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
哈木等三酋掃境大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

大酋以下來朝會、 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三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興和、三十年、 上討之、次殺胡元、阿魯台遯、降其衆部大酋也先土千等數千人、還、封阿魯台則瓦剌叛、封脫歡、則阿魯台叛、亦其勢然也、 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併有太平孛羅之衆、宣德九年、邀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

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以
阿魯台衆歸之，居沙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
焉，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强盛，自稱爲太
師，屢犯邊，十四年六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
上遣附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
沒，中人振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
朱勇等五萬騎爲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
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俱覆，　上蒙塵，也先
詭稱送　上還，潰紫荊而入，躪畿輔，直前犯京

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殲於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 郕王為帝,也先失所挾,平章伯顏帖木兒從臾之,復奉 上歸,景泰中 上數使使賂遺也先,又通百花王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脫不花,弑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吾學編云田盛猶華言天聖也)大可汗,答詔稱為瓦剌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布北邊,其在西者為大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

可得而考矣、至弘治中、虜酋火篩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銳爲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邊、坐逗遛徵免、虜勢益盛、踏氷過黃河往牧、旣 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逵、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布韋州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卽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番

撒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開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酋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險避小王子入援蹊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抄而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稀發吉囊

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稱爲君長，不相攝，別稱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二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若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己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虜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鹵忻代倡使，縱淫樂不休，卒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俺答日

益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
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翁萬
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
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皐爲總督庚戌夏
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伏溝壑中
而以老弱百計爲餌總兵林椿逐之旣入伏悉
殲焉事聞逮宗皐等治罰有差虜旣得二將首
還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謀者云方脯羊馬肉
縱飲鑼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

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
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兵市人酒削屠沽兒
耳，不復能見敵，以爲常，八月，虜至古北口，以數
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砲矢石從上下，却之，虜乃
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
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
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俄而犯京城，游
騎掠通州三河，　上大驚，大司馬束手無策，唯
有杜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

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還東
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　詔拜咸寧侯爲大將
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
畜金帛財物彌載巨萬、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
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
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八十餘
以捷聞、咸寧侯既爲政、始議開馬市以中虜欲
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涖之、俺答
與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

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爲寇如恒時。父之咸寧侯死，事露，勞復關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殿尚質，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二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庶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子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

鎧長刀大鏃望若氷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宣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棊布也三城邊外障焉唯有降人丘富者日夜敎之火食屋居也然俺答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剩志而無據心即欲之宣大豈我有哉

河套

五年十月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陜西榆

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黄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黄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营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

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虜。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剝膚之害矣。

哈密

哈密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數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威武，西寧

衛於漢中、又置山丹永昌鎭番莊浪四衛、高臺鎭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　文皇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三衛

三衛在大寧都司北、其地在春秋為山戎、秦為遼西郡北境、為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之、其會長居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今猶仍其稱、元即奚都地置大寧千户所、　國初置行都司及營州等衛、洪武間、封皇子權為寧王、守北藩、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　上諭令據大寧寨分兵列戍以控制之、至出內帑鈔、募兵輓粟餉軍、勝遂築大寧

寬會州富富峪四城每出師輙留重兵爲守牽
破降納哈出至是阿里失里及朶顔諸酋奏願
內附詔立三衛以居自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爲
泰寧衛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
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爲朶顔衛　成祖靖
難兵起先襲破大寧盡拔諸軍及三衛胡騎挾
寧王入松亭關事平詔三衛奉職始　高皇帝
時盡官其酋與約歲再貢衛毋過百人其後屢
告饑許以馬易粮小小入犯璽書詰責許以馬

[illegible]武備、至復償以布、其易糧者止爲茶寸[illegible]
布、絹、寧夏、延綏爲之困、後乃以都督劉江議、裁馬
直、半給布絹、是時寧藩徙江西、都司及諸衛皆
遷內郡、太寧地虛、三衛因竊據、出沒塞下、

西番

番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爲熟番、不者爲生番、俗
直質朴愨、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
尚琴瑟、食酪衣氈、居毛帳、務耕牧、很好鬬、貴壯
賤弱、慓悍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賑

海、黃河、析支、湟水、爲大、物產犛牛、羱羊、草上飛骨篤犀、金剛鑽、馬價珠、銅佛、天鼠皮、瑠璃、沙棠樹黑。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烈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並東北山壘石爲屋、屋若高臺、無

棟梁、牆壁牕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嵌骨角、
屋傷設綵繡帳房爲燕寢所、金床重茵、衣冠大
類亦力把力、民土房、或氈帳、以兩少故、上下相
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
一話握手、或相抱爲禮、致意於人、則云撒蠻少
炊爨、飯食就肆、無七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
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稅十二、國
用貲焉、男髠首、衣尚白、乃喪易青黑、無棺槨、不
祀鬼神、祭先於墓所、人多善走、日行可百里、氣

俟骨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冰磨風磨、糞器尤精巧、產巴豆香鎖伏花𦆭金銀珊瑚琥珀水晶珠翠名馬獅子黑白文獸、白鹽堅明如水晶、琢磨爲器、以水潤之、和肉食、多桑宜蠶、爲紈綺細密過中國、農不甚勞、然爲穢田美而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餽贈錫予宴會、極豐厚、男女瀆亂無恥、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誦習諸經義、省刑罰、薄稅斂、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不及也、任王城中極弘

儀。

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畏鬼，好布施，惡爭鬭，物產饒裕，涼暖適節，人無饑寒，夜無寇盜。

沙哈魯

沙哈魯國，在阿速西南海島中，人民淳直恥鬭，好佛，交易海中諸國，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奇物，

不惜高價亦有價廉而得奇貨者沙哈魯人不識也王及酋長居城中有夙慝僕人旅處城外田野中村落相聚山川環抱畜産豐利

納失罕

納失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澤有林木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佛僧所重必飲食之尚氣健鬬不勝者衆共嗤之

亦力把力

赤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曰龜茲、元時名別失八里、馬哈木封於此、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住牧、設帳房氊罽、寒暑坐臥於地、其王戴小罩刺䯻鷺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稌麥爲毛布、多雪霜、平曠之地、夏秋略煖、深山大谷、六月飛雪、俗獷戾、服用汚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葱嶺爲大、有熱海、然氣候常寒、產銅鐵鉛雌黃胡粉馬駝犛牛孔雀氍毹阿魏白氎布、

土魯番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牛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

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而東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巖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岐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

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三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後土魯番日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地大人衆、異於昔時矣、

火州

火州在嘉峪關西、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卽唐交河縣、去長河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治戊巳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

勢高敞、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闞白固者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於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號畏兀兒、隷馬哈木、入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火州城近北地卑下、山色如火、天氣多熱、城方十餘里、俗類匈奴烏孫、事天神、信佛法、貴食馬、好騎射、時節潑水爲戲、其山川靈山蒲類海交河爲大、產馬駝鹽白氎布鑌鐵陰牙角阿魏、

柳陳

柳陳、一名魯陳、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亾、夷人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有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土宜穄麥麻豆、古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瑣子蒲萄、氣候和煖、風俗醇朴、人二種、回回、男子削

髮戴小帽、刺婦以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結、婦人蒙皁巾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罽賓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鉄門峽阿木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頗類中原、獨勝諸國、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逵巷縱横、肆市倜密、西南番賈多聚于此、市易用銀錢、

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背若雕鏤、極精巧、以羊皮采經文、文字泥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國東有養夷沙麻海牙塞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罽、苾思檀、水晶鹽、花藥布、名馬、獨峰駝、大尾羊、狻猊、

于闐

于闐大國、在葱嶺北二百里、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唐皆入貢中國、石晉時、匡李聖天自稱

唐宗嘗遣人入貢、封爲大寶于闐國王、宋未南遷、朝貢不絕、後國中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境内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稍有城邑、餘皆荒垣敗屋、生理極蕭條、永樂以後、西戎奉職貢、不敢輒相攻、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機巧、好浮屠法、好歌舞、工紡織、相見輒跪、得問遣書、戴于首乃發之、稍知尊卑禮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蔥嶺爲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産玉、胡

錦、雙峰駝、諸香、珊瑚、翡翠、琥珀、花藥布、名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獅子、阿魏、

師律卷之十四上終